詩觸

詩觸卷五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　著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楨築牆所立之兩木也亦曰翰亦曰榦榦今人誤寫作幹朱子曰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謂之夜义楨曰楨直冂榦祼古灌字通用王正祼后亞祼而殷士助祭行灌鬯耳灌謂

以圭贊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也黼紼於裳祭服不止於黼黻一章以表之耳黼商與周同冔則商冠之制也夏曰收商曰冔周曰冕○周公以此詩戒成王其大意不遡法文王而已法文主法其敬也文以其敬受命子孫亦法文之敬以配命中間監殷一段乃就法文王中生出議論波瀾非既法文王又監於殷也故通篇以儀刑文王為主儀刑文王即所以配命命者天人之通也○首章文王在上尊瞻之至知在其上也衆人汨沒於營慈情識之間故其死也幽而在地聖人清明在躬故其死也昭而在天在地則為鬼在天則為神神之昭德之顯也德不能與天為一神之漸滅也久矣今曰於昭德豈不顯不顯所以深嘆其顯不時所以深嘆其時也若謂周之受命則新於文王矣有周豈不顯而帝命豈不時乎試觀文王之神今且安在乎一升一降無不在上帝之左右此其所以於昭于天也蓋略言之則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詞已畢矣然臣子揄揚之意則低徊而無已故復以德之顯申言其昭而以命之時申言其新又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申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蓋就前意而反覆詠歎之也二章亹亹猶勉勉也文王之德勤而無怠非有所勉而若有所勉名從實生故亹亹不已而令聞亦不已也陳錫哉周毛鄭皆云哉與載同猶言始也謂敷恩惠以造始周國也朱註云哉語詞謂上帝敷錫於周也似毛解於文理頗順侯維也本譬嫡支譬庶維文王孫子則其本百世為天子其支百世為諸侯大夫且非特文王孫子也凡周之臣子其德亦光明俟偉豈不顯乎其亦世也保世滋大與國匹休凡此皆文王德澤之遠而令聞不已之驗也三章承上章言周士傳世甚顯而其謀猷翼翼以恭敬也美哉此多士生此文王之國亦惟文王之國乃克生此多士蓋雖上天之保佑而實王化之薰陶則信乎足以為

周之楨榦矣多士由文王以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寧猶粟為農夫所植而農夫得粟以為食蠶為桑女所飼而桑女得蠶以為衣自然之報也四章穆穆言敬德之深遠也文王敬無可擬似故以穆穆想像之而已穆穆深遠此明體也凡人怠則必昏敬則必明緝熙者貞明也貞明之體原無間斷非有以緝之而若有以緝之緝熙則其無不敬可知也敬怠者天命去來之本商周廢興之機也故又言天命集矣試觀有商孫子其數甚眾然上帝天命既集則盛德不可為眾而皆維服于周矣維服于周此武王後事也當文王時猶方伯也濰三分有二亦就人心向背言之耳當時有商孫子豈遷臣周蓋周公歸美先德故就成王時助祭所見者而推其受命之本言之也五章天命靡常一句最為警惕靡常者善則就而惡則去也膚容貌之美斂應事之揆也三恪皆以容禮遇之故服其黼冔猶用商之衣冠夫以商之孫子服

商之服以奉周之祭天命靡常最可念也故呼咸王之藎臣而告之曰汝其無念爾祖乎無念者念也咸王而反於王之藎臣乃所以深於祖戒王也六章修德者念祖之實事也修德則合於天命矣永言若心與口常相念也自求多福求其在我而不必求之天也求福在我則不獨天無權卽祖宗亦無權矣不觀殷之先乎當其未喪亦曾克配上帝矣我周今日之盛猶殷先王之盛也故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卽所謂靡常也七章言既知命之不易則當思所以永命者無使天命遏于爾躬而止也宣昭義問所以布善譽也古人論名必與實俱故宣昭義問亦所以修德也有虞殷自天謂要殷廢興之事於天也然欲度天命而上天之事杳無聲臭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卽天也但儀刑文王則萬邦信之亦如其信文王矣天命與人心不遠故言孚萬邦則配命可知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
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

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註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并兩船特舟單船駵馬白腹曰騵檀亏曰戎事乘騵蓋因武王所乘遂為常法也○此亦周公作以戒成王前敘文王之德後及武王伐商之事以見天命之不易集而祖宗得天下非苟然也全詩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為一篇之要領以後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君臣皆盛德之所湊集節節與明明赫赫二句相聯絡然其關繫則往文武二人而武王之功又必本之文王蓋善必歸

親亦武王志也故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
也○首章泛言天人之道也明明者明而又明也明
明在下君之德光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靈爽不
可褻也在下在上此天人相與之際也赫赫則可信
矣所以難信者善則就而惡則去耳惟其難信此維
王為獨不易蓋安危禍福悖王獨重所以不易也觀
紂所居天位也所繫正適也亦不得挾四方而有之
蓋有使之不得挾四方者也所以使之者天也威神
在天則天于雖天位正適至於天而天子失其尊矣
二章言天生聖毋以產文王也天之生聖人不偶為
聖人之母亦自不偶故凡稱聖人必本其所自出猶
生民言后稷而追及姜源長發言契而追及有娀也
曰仲任者從其父母言之曰嬪從其夫言之曰大任
則從其子言之若曰此摯君之中女王季之元配而
文王之生母也乃及王季猶言乃與王季也維德之
行猶言一維德是行也但言大任之德而王季之德

雖略舉而自見此作者錯綜變化之妙也三章言天
人交與文王也敬者德之輿也敬之至者其德愈大
而心愈小故能昭事上帝而聿懷多福昭明也敬以
昭為體故言敬止則曰緝熙言小心則曰昭事也丕
人相感皆一志之所通也故亦曰予懷明德而此曰
聿懷多福聿懷多福未嘗有心於邀福也小心翼翼
而已小心翼翼而福自集則非有以邀之而若有以
懷之也厥德不回者敬之所為也一有不敬回莫大
焉不回之德未嘗有心於方國而方國自我受之夫
豈偶然哉四章言天又生淑德為文王配也天之赫
赫在上則其監在下矣有命既集者商將為周也天
有所厭必有所與非監觀之久豈易集乎不言方集
而言既集者請當文王時天意已決矣故於其初年
而默定其配洽陽渭涘大邦有予皆非人之所為也
天也大邦華國也大邦氣勢所在英靈鍾焉所謂深
山大澤實產龍蛇者也五章文王親迎也俔譬也言

大姒之德與天伯侔譬天之妹也古人用語巧不累
理如帝王曰天子賢士曰天民黃帝稱廣成曰天師
則雖請賢文為天妹亦可也文定厥祥親迎之始事
也親迎于渭納采之終事也親迎之制時比舟為梁昭
示後人歲旨禮也蓋般時未為此文王始之後遂
為沿禮也不顯其光德輝著而發祥遠也六章之大姒
生武王也纘謂大任在前大姒在後也篤謂文王開
之武王承之也保護也右助也變和也謂順天人之
所欲也師克在和天人之間微有變懃則戾氣應之
害氣乘之矣安得為變伐乎匕章八章終言伐大
商事也如林言徒衆而不為用也如林之衆外實
而内虛三千之旅羸而氣感故曰維予侯興末二
句為衆勉武王之貌詞以見伐商之役武王所以奉
天無私也當陳師牧野之時而較强弱計利害則
王而疑矣故衆勉之王奉天討上帝臨之豈可懷
疑以貳其心哉蓋衆情如此天意可知矣牧野洋洋

以下歷指周師之盛蓋人心所屬即氣數之所在不以形勢之强弱論也凉佐也或曰嚴肅之意變伐以德言肆伐以威言德與威合所以為王師也會朝會師之朝甲子昧爽也當癸亥之夕猶陰霾之蔽日也甲子昧爽一戰之後則穢濁一洗而四海清明矣會朝清明言不崇朝而清明猶云一戎衣而有天下蓋其神速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

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瓜蔓生大曰瓜小曰瓞毛云瓞瓝也蓋小瓜在枝間也朱子云瓜之近本

初生者必小至末而後大也蓋瓜之大始於瓞比周
之盛始於甚微也陶窑竈也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
謂之陶復複也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土而穴之蓋京
若窑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造但累土而為之謂之
複其土之高者則鑿為穴皆如陶然堇烏頭也烏頭
與附子同根似烏鳥之頭蜀人謂之堇草契卽所謂
楚焞也楚荊也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既然執之以
灼龜也言周之原地肥美其所生菜雖苦如堇荼亦
甘如飴也司空掌營國邑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
故首名之司徒掌徒役之事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
故次名之朱子曰國都如井田畫為九區則面朝背市
左祖右社其中區則君之宮室前一區為外朝
凡朝會藏帑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四面有門
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
社稷焉五版為堵古人以牆為壁故多言版築之事
鼛皐同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周禮以鼛鼓役事皐

者緩也蓋上之役下以仁欲其緩而弗急故以皐鼓節之下之事上以義欲其速而有成故難節之而不能止也故曰鼛鼓弗勝考索隱天于五門皐門宮室之郭門皐有遠也門最在外故曰皐門其庫門者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宮室之正門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然書又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爾雅又有正門謂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則庫雉路是也朱子則大王初作皐應二門後尊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築土以為壇植木以依神有壇而無木曰冢土大王立周社武王遂通立周社於天下以為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柞一曰櫟棫一曰白桵實如耳璫紫赤可啖二木皆叢生而有剌○前詩述文王而追美王季太任此則復歸本於大王也然詩中大意與七月同七月陳稼穡艱難以見祖宗之急於民事此詩陳豳遂

艱難以見祖宗之篤於王業一則居豳時事一則遷岐後事也其敘大王獨詳則欲成王知周室起家於徵歷盡險阻由陶復陶穴而遷岐而服昆夷與化虞芮此緜緜瓜瓞一語所以該通篇之喻也末章突出疏附後先奔走禦侮四句作結與前意似不相蒙而語實相接作法奇甚歐陽永叔曰此篇初誦大王遷岐遷岐後乃曰文王蹶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知永叔此語者可與讀此詩矣○首章原居豳之始也公劉以前周甚徵弱故以瓜瓞為喻而緜緜則不絕之義也國語云我先君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窋奔竄於豳幾無生至公劉而始居焉故大全劉氏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蓋周室徵而復振猶之初生也言大王而及公劉之自土沮漆見氣勢以漸而開也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二語蓋為下文築室作廟皐門應門張本然

七月之詩曰上入執宮功曰亟其乘屋豈必皆存窰
竈土室之中或者地近戎狄則板屋陶穴民間風俗
居半耳二章由豳遷岐也來朝走馬三句見大王避
狄遷岐持相地卜宅精神警策奕奕動人雖倉遽之
中整而且暇不為苟且此其所以開岐周無窮之業
也爰及二句鄭康成云與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
大姜之賢智也然則大姜內助之功已在大任大姒
之先矣三章定宅也地之美者徵於草木故堇荼之
苦者皆美蓋王氣所集也始謀之已既謀之人繼則
謀之龜先人事後卜筮則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四
章定民居授田畝也乃者始事之詞慰者慰其勞也
止者予以安也若分布其居於左右也疆理所見信
南山篇宣者導其滿洫歛者易其田疇也於是自西
水游而往東凡開國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為之
矣還都大事今田居雖改而丘甸如故人情晏然爾
務肅舉此所以為興王也五章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也俾立室家該宗廟門社而言也其繩則直以下則
揆其基址向背繩以直之築其垣墉版以載之而所
先者則宗廟也故曰作廟翼翼六章治宮室也上章
引緄束版非特作廟之事特先於作廟定其規模此
章治宮室特就求版者詳之故竟言築堵不復及引
繩束版猶作廟不言抹度削築也陾陾盛土之人衆
也薨薨投土之聲衆也登登杵聲應也馮馮墻聲堅
也陾陾寫其狀薨薨登登馮馮寫其聲不言築墻而
築墻之事宛然目前如聞如見矣削屢者在脫版之
後削其重已也墻脆則聲輕墻堅則聲重今其聲焉
馮焉則築者用力之厚可知矣此向猶詩人精於祭
物之語足補考工所未備者鼛鼓弗勝如當食時則
擊鼓當息時則鼛鼓今民自競勸鼓聲如弗能勝於
此寫出人心樂事之狀尤為入微七章作門社也門
社皆曰乃立者明始建也戎醜攸行則將然之事謂
他日舉大事則舉宜祭於此盖兵凶戰危祭社以求

福宜故謂之宜祭也二門建而大社立大社既立而
大衆依行使周此時勃興之勢固已咻咄遍人矣八
章服昆夷也不殄不隕就六王言之作械以下則通
夫王王季文王三世而言之謂其衍雖有昆夷未服
之溫而不墜其贊其後祖孫相承積功累仁則昆夷
不期服而自服奕盡周室屈伸纘晦之機知此然言
大王未畢驀渡文王珠絲馬蔚妙在無寢中間晴補
王季草蛇灰線妙在不露歧周漸盛生齒術紊他人
累言不盡者此則罕譬而喻但從木拔道通輕輕寫
出其辭簡而意已盡岦罪之甚不顧奔突故駁奔突
之甚張口喘息故喙維其喙矣則不眼他諆惟有喙
而已剡畫入微力章文丕受命之事也貫成者聽得
其平則無爭也蹶生若勃然奮出政與首章初生意
映帶生情且以終爪膨之喻殊覺脩冷有味孑者詩
人自稱也蓋詩人見王業非一時繫與亦非一人獨
建也故自念之曰文王祈以繼大王而起岢固有由

然蓋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力也得此一結不獨作全篇之波瀾且足補前詩所未及而於勸戒成王之意亦無滲漏且意含不盡若結外更有無窮議論妙甚疏附者導下親上使疏者皆附也先後者引君當道導先而相後也奔走者傳宣君德使人歸趨之也禦侮者折衝之材也此所謂文王四友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棫小木叢生有刺材理全白直理易破可為犢牛輻又可為矛戟矜樸謂根枝相

附而生也標積以待其乾而用之蓋薪之用於今日標之用於他日也璋瓚也半圭曰璋蓋王執圭瓚以行正祼諸士各執璋瓚以助亞祼也綱紀鄭云以綱器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孔穎達曰綱者綱之大繩舉綱為張綱之具故曰張之為綱紀者別理絲縷故曰理之為紀○文王能官人此其所以得人也首三章言得人後二章言文王能作之又能綱之紀之此則官人之方而左右所以趣也○首章以山木茂盛興賢人眾多也辟王謂文王濟濟敬容也趣趣也左右趨之兼指髦士六師而言然非髦士六師所能盡也二章三章國之大事在於祀戎故以二者宮之奉璋助祭也莪莪則奉璋時盛壯之容也髦士攸宜美其無所不宜也言淠舟舉嘗時所見以為興也文王未有六師言六師若後入追美之辭耳六師及之者言沒沒恐後不待戒命而至也蓋偶舉此二事以見其得人之盛非專[illegible]此二事得人也四章雲漢

亘古倬然其為章于天非一日文王自少至老以鼓舞賢才者非一人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興者作之之謂也然則文王作人之盛自豪傑而凡民無不勃然而興者由其壽考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五章金玉質也追琢文也金玉自然之質質之至者文亦至焉追之琢之即成章矣以興文王之德之純勉勉不已即綱紀四方矣四方者文王精神之所在也精神無在而無所不在綱以總之而在焉紀以理之而亦在焉蓋聖人之與四方猶一身惟其精神無所不在故其筋絡毛髮觸之皆靈牽之皆動然則綱紀四方者乃聖人之筋絡毛髮所以觸之而靈牽之而動者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

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序曰受祖也○楛似荆而赤禹貢所謂惟箘簵楛是也榛可充籩楛可為矢玉瓚圭瓚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黄金為勺青金為外朱為中央形如槃容五升口徑八寸孔氏曰瓚如勺勺為槃為盛之故形如槃也黄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鬯酌而祼之其酒黄色在器流動故曰黄流按秬黑黍一稃二米鬱、金草也其草似蘭體鋭圓似蟬色黄似金煮以合鬯所以灌也本草云其花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二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五月間采之即香遠方鬱人所貢也產鬱林郡中及蜀地鬯冲氣也周人尚臭以鬱草

芬芳條暢故謂之𢀶也傳曰𢀶草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蕢莢起秬𢀶出此之謂也○此詩續序云周之先祖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蓋以君子指大王王季也紫陽謂此詠歌文王之德是又以君子指文王也若以受祖言則文王亦受祖也但漢儒之說未必無據耳至詩皆從君子德福之相因者反覆而贊嘆之而豈弟則其所以為德也人世福祿皆樂易之氣所凝故豈弟君子每章及之○首章言受祿以德也培塿所以不產松柏者其氣薄也旱山之足則草木所以望澤者莫不資其深厚矣豈弟樂易祿必集焉君子豈以豈弟干祿哉但自詩人言之則見以為干祿之道莫宜於是焉耳若曰彼所致福者非他乃豈弟也語以拘而愈靈句以縮而愈深意以折而愈合今人無此筆力矣次章言德福以類應也金罍不陳濁醪而黃流必注圭瓚此福祿所以必降於豈弟也降者不斯然而至若從天而

降也三章言君子一致福不自一身而止又能錫福
於人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昌其邦也鳶魚各適
其性而已其飛其躍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則豈弟
君于何不作人乎盖君子在上使人自鼓自舞勃然
興感而不知誰之為之者猶鳶魚之不自已於飛躍
也四章五章言德之盛者神歆以咏歎豈弟之必獲
也有豈弟德則祭必受福矣非藉牲酒以致之而福
牲酒皆德馨所也此章不言豈弟而豈弟之意在
焉又言木茂者人之所燎德盛者神之所慰也豈弟
君子豈欲得為善之利哉以其為神所慰勞自應乎
以為善之利耳章原致福之本也福莫大於子
孫故以萬藹延豐於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縁先德
而昌熾也夫豈有覬覦僥倖於其間哉一有覬覦僥
俾之心即為同邪矣求福不同與干祿豈弟句呼應
表記引此詩而言君子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功又
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可以得求福不回之義矣故

大明之詩之言文王也亦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序曰文王之所以聖也○孔穎達曰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者尊稱也武王妃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又曰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伯邑考武王十八人此特其見

於書者耳然亦可見其多故曰百斯男○首章言文
王之聖本於大任而成於大姒也思語詞言此莊敬
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媚愛於大姜以盡婦道而大
姒又能嗣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專言大任
者蓋王季之德人所易見故稱文王而及其母妻以
見天之生聖人非偶而成之者非一端也二章言文
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國家也承上言惟文王之聖
非偶故格先公而鬼神歆之齊家而家國順之舉此
二者而幽明該矣然上言大姒嗣徽音此云刑于寡
妻者見大姒雖有內助之力然儀刑之者則文王也
御治也刑法也謂肅以濟其愛也陳止齊曰古人於
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為言
蓋其法近於忍不止於巽也三章推而進之見文王
所以事神齊家者和且敬也雝雝和也刑疑於肅雝
雝在宮以肅為和和之至也肅肅敬也惠疑於和肅
肅在廟以惠為肅肅之至也蓋文王之和且敬無事

不有無時不然非有所作而數也我之自處雖不可
見而其戒慎則常若有赫然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
所厥而其操存則常若有守而勿失者所謂文王也
德之純也四章言文王之聖不受人損亦不待人益
也戎疾大難也大難之來聖人所不能免文王雖不
珍之使無而光大之德終無瑕玷所謂樂天者也且
其性與天合有所聞固為法矣即無所前聞而亦未
嘗不合於法焉不必學古始獲也有諫若固相入矣
即無諱之者亦自入於道焉不必從諫乃聖也五
章言文王之化及於天下也此與前章凡兩言肆者
皆指其劾而言古之人指文王也譽聲望髦俊乂也
天下之成人小子皆賴文王以有成由文王早徒威無
厥故天下之士髦起而才俊如此也樸棫早麓兩言
遐不作人此詩言譽髦斯士見聖之所以為聖必以
造就人才為量也然則雲漢為章千古常在
鳶飛魚躍天機流行即所謂古之人無斁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序曰美周也。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孔穎達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灌木叢生者也栵木行生者也毛傳曰栵栭也江東呼小栗為栭即茅栗也檉河柳也今河邊小楊赤莖者是也陸氏曰一名雨師松葉似松椐樻也陸氏曰節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檿山桑也柘木裏有文可旋為器檿柘二木其葉皆可飼蠶又可為弓幹稗雅云桑實曰葚柘實曰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蠶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考工記曰弓

人取材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
荆次之竹為下故弓材莫良於檿柘也毛云鉤鉤梯
也所以鉤引上城者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皆攻城
之具墉城也馘割耳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也鄭
箋云訊言也執所得生者而訊問以言也類禡皆師
祭也毛傳曰在內曰類在外曰禡禮曰類於上帝禡
於所征之地蓋將出師則類祭上帝至所征之地而
禡祭黃帝蚩尤始造軍法者也○此章序云美周也
而續序則云天鑒代殷莫如周周世世修德莫如文
王最得詩人立言之意蓋此詩言文王受命皆天也
天視四方求可以代殷者莫如文王然文之受命自
大王王季時已先定矣繇繇章追述王業本於大王
而因及文王其言文王者意在大王不在文王也但
言大王則無波瀾故必以文王為餘興此詩言天命
之集成始於文王而首及大王王季其言大王王季
者意在文王不存大王王季也但言文王則無曲折

故必以大王王季為步驟今觀此詩一二章言大王以為文王之業肇於大王也三四章言王季以為文王之業受於王季也五六章文王伐密七八章文王伐崇伐密伐崇非伐殷之事而代殷之漸也蓋周家氣燄至此漸張聲靈至此漸震矣若是者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善言天者言其將然不言其已然故言文王而不及武于以代殷者已然之天伐密伐崇者將然之天也已然者隆盛而易然將然者隱伏而難窺周公陳天命以戒成王亦言其將然者而已矣雖不言武王然奄有四方施于孫子未嘗無武王也故全詩以求民之莫一句為主下文帝省其山帝度其心帝謂文王皆帝之所以求莫也惟求莫故西顧而使大王興惟求莫故作邦作對而使泰伯逃王季立其興大王逃大伯而立王季者皆所以生文王也文王生而求莫之天慰矣故遂言伐密伐崇以足上帝求莫之意然求莫之意非一時一言所盡詩人特

蜀伐殷一段以為武王地使後人於伐崇伐密外得
之且以為今日之事固不待揚厲而自見也○首章
言大矣上帝臨下甚明監視天下但求可以安定斯
民者與之而已如彼夏商二國所行之政既不得其
莫民之心矣則於四方之國求之謀之苟上帝所欲
致之民以莫民者則增大其規模乃眷顧於西以此岐
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焉篇中曰究曰度看得天似
有心曰眷曰憎看得天似有情曰乃眷西顧看得天
似有眼蓋惟其無心故嘗以莫民為心惟其無情故
常以莫民為情惟其無眼故嘗以眷顧有德者為眼
也程于曰眷致也猶言取亡如眷定爾功之眷孔氏
曰言二國者紂既喪殷緒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
言之猶崧高之美中伯而及甫侯也輔慶源曰式廓
猶言規模式猶式樣鄣猶匡廓也二章承此維與宅
言之作之屏之因其死斃而去之也修之平之因其
叢列而治之也壄梠凡材也則啓辟以除之檿柘良

木也則擺剔以理之盖由幽遷岐於險阻無人之地
特立開闢卽此一事而精神震動已為荒岐開生面
矣此豈徧人事盖亦有天意焉故大王之遷岐也非
大王遷之實帝遷之也帝謂求民之莫故遷此明德
之君使昆夷兊駾滿路且又為之立大姜以配之既
有明德又得内助夫是以受命堅固也命者上帝與
宅之命所以篤生王季文王也三章帝省其山四字
咫尺帝屋目光炯炯寫來動人盖木拔道通開國精
神見端於此非有以省之而若有以省之也既作之
邦又作之對天意揀擇詳慎如此此所謂求莫也作
對雖未言文王而意實在文王善大伯之賢非不可
對此邦然在求莫之意則更有所屬自大伯王季猶
言自生此兩賢時而周室已屬之王季矣盖使但生
王季亦自尋常無奇惟既生大伯又生王季又生文
王顛倒錯綜而後天心始見天若巧生大伯之賢以
成王季天若巧就大伯之讓以畀文王他人之讓及

身而止惟大伯因讓國而讓天下因讓王季而讓文王此其閒蓋有莫之為而為者故曰帝也維此王季一段委曲斡旋善於立言蓋孝友之道不可偽為可讓則讓可受則受因心而生非作而致也即使大伯未讓而王季之友如是及大伯既讓而王季之友亦如是故曰因心也下武之言伯王曰孝思維則此詩之言王季曰因心則友蓋孝武所以無窮者思也友之所以無方者心也孝友之道一端而孝友之心與思則非一端而止也文王以服事為孝而武王以有天下為孝其不盡出於服事旨武王之孝思所以無窮也大伯以能讓為友而王季以能愛為友其不盡出於讓者此王季之因心所以無方也惟因心則大初無形迹疑忌是不違天命不墜祖業蓋不獨篤慶於國而且錫光於兄矣設使大伯為季札而王季為吳儕闔廬雖骨肉衣辱不掩延陵之光然已足以薄句吳靈長之慶即使大伯為伯夷而王季為叔齊兄

弟交讓壘胎之慶未墜而父命之尊天倫之重兩人分而任之伯夷亦不得獨有其光矣故處王季之時有心避嫌反不為篤慶錫光惟其因心則友乃所為篤慶錫光也惟其如是是以受天祿而無失至於子孫遂奄四方而有之也奄有四方是文王以後事然大伯宜立而不立以與王季文王宜為而不為以待武王此皆所謂至德者此意又當於言外見之四章帝度其心猶言天牖其心也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朱豐城曰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大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此語透甚須清靜也德音本自清靜而曰貊其德音者歸其功於天也克明能察事之是非克類能辨人之善否克長以教人而言克君以治人而言故左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惠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蓋能為人長能為人君故王此大邦而能慈順親比其民也頌王季未畢忽以比於文王接去如長蛇渡水伸屈生動

而不可捉摸其德靡悔靡悔猶言無復餘憾也凡德歉則多悔德盛則靡悔言王季之德傳至文王而愈盛是以受帝之祉而施于孫子也施於孫子與上奄有周方暗伏武王妙在無痕五章帝謂文王一節皆設為帝語也天何言哉誰為聽聞兩無然字天語諄諄焉得上帝頭頰欲動奇甚妙甚畔背畔也援攀援也歆羨謂動於欲也誕大也凡伐人者一有畔援歆羨則功名之念盛而貪竊之事生無此二病乃可登岸利欲溺人如沉波如伏淖登岸則免矣所謂登岸者蓋以涉水為喻也惟王者無欲然後可以伐不順如身登於岸而後可以拯人之溺是以密人違命侵阮至共於是赫然以遏其家以篤周福而答天下皆此無畔援歆羨之心為之所謂至公而無私也六章依其在京謂文王未親戎事安然在周之京也文王在京而所整之旅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進兵以侵密盂彼入我地而禦之曰遏我入彼地而伐之曰侵阮密隣

境故既過之又進而伐之也其曰我者擴後得而言故所陟之岡即為我岡所陳之陵即為我陵即為我阿所飲之泉即為我泉即為我池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者蓋其氣欲所攝如此所謂德威也於是相其鮮原而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且其所作新邑居岐山之前在渭水之側去舊都不甚相遠遂為萬國之所向而為下民之君也鄭箋云度鮮原者作豐也後竟徙於豐焉孔疏則據汲冢周書謂文王徙宅於程紫陽從之未知孰是姑兩存以備考七章凡兩舉帝謂文王往復覼縷妙甚天無口而謂天無心而懷天無形聲彼此而曰予曰爾皆詩人點綴之奇也明德即帝則也以其在人則為明德耳不大聲以色不暴著於聲色也夏革之義亦然故呂東萊曰聲色謂聲音與笑貌夏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蓋凡聲色夏革皆知識也不識不知不作聰明而合於天道

自然之則此則明德之實也怨偶曰仇凡為暴亂於天下者皆我之仇也紫陽以崇侯譖文王為仇似不廣大同方文王之與國也文王為方伯故得率連帥之與國以伐崇鈎援臨衝攻城之具曰以曰與皆出自天語者見文王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文王無所與焉者也八章伐崇之事閑閑徐緩如云意思安閑如不欲戰也茀茀强盛有必勝之勢也言言高大屹屹堅壯以寫其驕悍負固之狀也執訊攸馘示成而已不妄殺也類於帝彰天討也禡于所征之地遵舊章也致之附之所以寬崇民也伐者聲罪而不暴也肆縱兵而不掠也絶殄其世而已不覆其宗也忽滅其國而已不及於衆也夫始之緩攻而致附宜於亾侮矣而四方乃以無侮及其終攻而伐肆絶忽也宜於致拂矣而四方乃以無拂此則王者之師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序曰民始附也○虡植木以懸鐘磬也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直者曰虡橫者曰栒於栒之上加大板為業而業上刻如鋸齒以彩色畫之以懸鐘磬其色樅樅然為樅又謂之崇牙賁大鼓也列東序鏞大鐘也列西序論倫理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者曰於論於樂於嘆詞也辟壁也廱澤也謂水旋丘如璧體圓而內有孔故此水之圓如璧也辟廱天子之學即澤宮也鼉長一丈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欲雨則鳴故以兆識風以鼉識雨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江淮間

謂之鼉更舊云鼉性嗜睡目睛常閉能吐霧致雨其皮堅厚取以冒鼓裨雅曰鼉鼓者非獨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毛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凡詩皆使矇瞍為之奏公矇瞍以奏樂為公事也樂作必先擊鼓故聞鼓聲而知其更端奏樂也○此皆周民樂文王之語詩人檃括之而成章耳呂東萊謂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然孔碩達云辟廱與三靈同處想當時臺下有囿囿中有沼文王登臺而在囿觀沼因而幸學其民因所見而樂之詩人因所聞而純之耳首章毛氏云神之精明者曰靈以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也蓋民稱文王之臺如此後世遂仍其名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則稱觀臺也作臺以望氣祲察災祥因以為遊觀之樂焉當時文王築臺之初民卽樂而成之至於上惜其力下忘其勞蓋其君民相與之情如

此次章言臺成則囿沼皆成矣因而遊焉鹿適其性鳥樂其天魚忘於水蓋即物類之樂而文王之樂可知已三章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作樂也古之教者不廢樂凡釋奠於先師必有合樂之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所統誦者皆樂章也而大射亦先一作樂於辟廱蓋有周盛時人主與賢士大夫甚親卽遊宴而俊髦偕焉樂固學宮之所常隸故敘臺池爲獸而遂作樂於辟廱也於論鼓鐘二語換章疊用蓋當時咏嘆不盡之詞以見文王之樂未艾而民之樂其樂又可知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

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序曰繼文也○此詩序言繼文也武王能繼文王則有以纘三后而示子孫矣凡稱人之善必上及其父祖故稱武而本之文稱繼文而本之三后謂其所從來者遠也首章言武王配京也下武武王也下字不必強解闕疑可也哲王即三后以武王追王故皆謂之王也配對也一代興土之業非人所造周家世有哲王其精神上與天合是以武王繼之實能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此王業所由成也二章以世德作求為配京之事也作求作而求以繼之也世德在三后而作求在武王所謂述而兼作守而能創常而能變也有世德而無以求世德[illegible]隕墜也久矣惟武王作求故能長言配于天命而成王者之信也與王以信

為本但使天下有以信我則王業從此成矣三章言武王所以作式者以孝也能成王者之業故下土無不式之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故式之也則郎式也孝而曰思所謂世德作求孔子所以稱之達孝也四章言人之應武王者以孝思也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者以孝為順德之至武王主其感則下必有應焉者也故後申之以永言孝思而又嘆之曰昭哉其嗣先人之事也昭哉謂其正大光明無歎德也五六章皆言其裕後也承上言武王既明嗣服如此矣於是來許之繩祖武者亦如武之求世德而永孝思將子孫萬年受天之祜不獨一二世而已也而又言子孫既受天之祜則四方皆來朝賀亦如武之媚茲馬則雖千萬年而其佐助我周如一日也蓋惟武王善繼善迹以配三后則後之子孫亦必善繼善述以配武王則祝頌之詞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
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
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
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序曰繼伐也○芑草名毛氏以釆芑為菜穈芑為穀豐芑為草臨川王氏皆以為穀○此章前四章文王伐崇遷豐之事後四章武王有天下遷鎬之事也然言文王而曰武功言武王而曰辟廱又曰無思不服蓋言文王非不足於武而武王非不足於文又以見文王為其難而武王為其易故序曰繼伐也首章言文王之有令聞也蓋文王之道求所以安民而觀其成功焉爾觀成者文王所以急於求寧也成功必由於征伐征伐以安民為心則征伐之心即視民如傷之心也此文王所以克君哉烝君也二章言文王受天之命而有此征伐之功征伐之功雖不止於崇而伐崇為大伐密作程伐崇作豐周勢漸大程邑不足以容故作豐也伐崇而作邑於豐既以救民之暴又以立國之基此其所以克君哉三章築城伊淢謂城因舊溝不暇新刱也作豐伊匹謂邑稱其城不暇後大也武功甫定城邑遽作文王豈急於成邑之欲哉

特以先世以來皆以安民為孝欲追而及之耳文王遹追來孝在於伐崇武王孝思維則在於伐殷故曰達孝也王者追稱也后者本稱也四章公功也翰幹也文王之功所以稱濯濯昭著者以其築豐之垣而四方同倚為楨幹也蓋豐垣之帶礪有象而維幹之人心無象以無象之勢同於有象之勢此其所以為王后也五章以下言武王之事也見豐水東注於河則知禹之為萬世之功以水勢皆朝宗於東也見四方之同歸於周而知武王為天下之君以人心皆劾順於周也皇大也武王有天下故大也六章鎬京者武王所營也武王既王朝貢輻輳豐邑又不足以容之故又營鎬也建國君民以立學為先故遷鎬而辟廱成焉四方之服武王非一曰矣至辟廱成而入人愈深故曰無思不服服也七章考卜維王所謂朕志先定也志定而卜所以定衆志也惟龜能正其決惟武王能成其事鎬京不拔之基豈偶然哉八章鎬京在豐

水之下去豐邑二十五里故此章與五章言鎬必及豐且以見文武之業相因也豐水猶以潤澤生芑武王豈不以澤及子孫為事乎詒謀雖不止於遷鎬然遷鎬亦其事也孫者無窮之稱也謀及其孫則其謀遠矣燕安也翼敬也翼子指成王也惟敬能安故不翼亦不燕此則戒成王之微意也王者為天下甚重而其自為也輕故謀及子孫所以為萬世之天下慮也漢武帝云吾居其勞而以逸遺汝似亦此意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

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序曰尊祖也○禋祀敬祀也弗無子求有子也弗之為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高禖以祓除無子之疾也玄鳥至之日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之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蓋燕以春分來其來主為孚乳故以為祀高禖之候祭以大牢者尊以禮也祀以南郊者重其事也禮天子所御幸者尊顯之也授以弓矢者生男之祥也古所謂立高禖者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之至高辛之世有吞卵之事故改為高媒從高辛也變媒為禖者神之也但按帝嚳高辛氏元妃有邰氏之女曰

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而生堯有娀氏女曰簡狄祈於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則是高辛三子一感神跡一感赤龍一呑鳥卵豈不荒誕也哉故蘊明允曰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為祀高禖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玄箋而後有履巨人之跡及呑燕卵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史之說起於疑詩而鄭之說又起於信遷史也而揚用修亦曰月令玄鳥至是月祀於高禖以祈子意者姜嫄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祈子有驗故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曰降者尊之之貴之神之也此辨足以破惑矣然史遷巨人鳥卵之說相沿已舊而朱子謂稷契皆天所生非可以常理論之穎濱謂虎豹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且置之臨巷平林未有父母而忍殺其子者故後儒以為無人道而生子父母以為不祥而棄之是或一道也姑並

存之達小羊本草云物類中惟羊最易產荏菽大豆也毛傳云荏菽戎也按戎菽一曰大豆麻大麻者古者中國止有大麻其實如蕡自漢張騫自大宛得油麻種來一名脂麻一名巨勝又曰胡麻以別於中國之大麻也麥有大小不同小曰來大曰牟黍之黑者曰秬一稃二米曰秠赤粱粟曰糜白粱粟曰芑蕭蒿也脂膟膋也取蕭與膟膋合燒之使臭達牆屋也爇牡羊也祭祀不用牝也軷祭行道之神也封土為山祭之以牡既祭則以車轢其山而後去之木豆以薦菹醢瓦登以薦大羹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湆音泣肉汁也○此詩原周所以尊后稷以配天者以其道足以相天故曰有相之道而序曰尊祖也首章原后稷始生也厥初生民謂始生周民者姜嫄也有后稷則有周矣故不言生后稷而言生民也履帝武敏毛鄭互有同異紫陽謂武迹敏拇介大也見大人迹而履其拇歆歆然如有

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蓋
介即武敏而止即即稷也其說特因鄭語而斟酌之耳
孔氏曰左傳邑姜方震后后緡方震皆謂有身也夙肅
也將產而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敬慎也末二句猶言
及其生育是惟后稷所以竟生民維何之語也次章
言生后稷之易有異於人也生而母不坼副則自無
菑害矣此即所謂以赫厥靈者也上帝不寧以下則
詩人追擬姜嫄禋祀之意寧康皆安也謂上帝豈不
安享其祀乎而使我居然生子乎居然猶言易也蓋
既生之時私揣天意有如此也三章述后稷生而見
棄有以異於人也前章既以不坼副而信上帝之寧
康矣今復見棄者以其無人道而生雖父母之信有
時不勝其疑也腓字者足不踐兒以腓間護而過如
相字愛也會伐平林者伐木者偶然而至也以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防寒氣逼兒身也鳥去則人至矣人
去則鳥至矣鳥去則呱不去不呱凡此偶然者皆天

也天之所生卽父母不能殺之此其所以異也其對覃訏而滿路亦見其稟受獨異於人也四章言后稷自幼而好種植也岐者魁梧嶷者峻發猶云嶄然見頭角也以就口食毛云能自就食謂六七歲時蓋又在匍匐之後矣此時已有種植之志則天性也此時之種植而旆旆穟穟幪幪唪唪則已異於夫人之種植矣凡此皆天也五章言后稷以穡事而受封也穡者先人之事但以其始於后稷則為后稷之穡也有相之道代天而開粒食之教是相天也蓋上帝生稷與后稷配帝之原皆在此矣茀除也王介甫云草盛則茀故治草亦謂之茀也除草以種穀土爰稼穡黃土色也故五穀之生多黃黃而且茂則嘉穀也方苞種褎皆言苗也發秀皆言秀也堅好穎栗皆言實也所以歷言之者見穡事之難非造次可成凡經多途歷多候乃可穡也穡者稼之終事故言穡不言稼也后稷所以相天者不恃天而恃人故自苗而秀而實

皆別其類而課其功所相者天而相天之道則盡夫人而已故曰有相之道也卽有邰家室蓋就毋家而封之不特以起后稷粒食之功卽姜嫄亦自是廟食無窮矣六章言種穀供祀皆稷之教也秬秠可為酒醴穈芑可供粢盛皆嘉種也皆是數種者世皆有之惟后稷能植之雖謂天降之種可也昔者魏文侯問於子順曰寡人聞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然對曰天雖至神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也后稷播種之類不止於四者獨言四者以其可供祭祀故謂之嘉種且酒醴不止秬秠粢盛不止穈芑言秬秠者以其色黑一稃二米從其異者貴之也言穈芑者北方多黃黍穈赤粱芑白粱從其少者貴之也恆之四句皆民為之以供祭祀者穈芑亦有穫畝秬秠亦有任負此則文錯言之而並見也以歸羣祀者后稷得國而主宗廟羣神之祀則民亦以此為祀先祀神之禮矣

七章后稷祭祀之事也春揄歎蹂為饎事也讀惟吉蠲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燔烈獻尸事也載者舉五祀之一以倒其餘也農事所以供祭祀而祭祀亦以為農事既為農事而舉則亦以農事而迭舉故上章曰以歸肇祀此曰以興嗣歲今歲所肇之祀來歲嗣之是為後來無窮之祀也八章言尊稷配天之事也祀天用木豆陶器質也香升而帝已歆格天之速如是是豈但薦臭之得其時哉蓋自后稷肇祀以來天心眷之久矣子孫罔敢隕越至於今日得以郊天蓋惟稷配天惟天眷稷南郊之祭尊祖敬天所由獻也鍾伯敬曰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為言蓋乃借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肇祀若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合而一之矣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序曰忠厚也○葦大葭也初生為葭稍大為蘆長成乃名葦其花遇風吹揚如雪聚地如絮以其在行道之旁故曰行葦其葉初生則泥泥而柔澤也敦謂勾萌之始也筵亦席也鋪陳品物曰筵藉之曰席筵在

下席在上設席於筵之上故曰重席少若設席而已
老者則又加几使有所憑緝御猶言更僕也劉氏曰
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御也斝爵也毛氏
曰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孔氏曰醓
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醓所以濡菹有醢必
有菹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以脾臄為嘉故曰
嘉殽凡言歌者必扣弦以和之故曰比有琴瑟若徒
擊鼓則謂之咢而已按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
大夫黑弓雕與敦同雕是畫飾之義弓惟用漆漆上
又畫之鍭箭鏃以鐵為之也鈞平也矢鍭重羽輕必
參亭而三分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乃得其平也向
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搢揷也挾謂手挾之蓋射用
四矢茲揷三於帶閒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扶
一矢今言既挾四鍭則已徧釋之矣孔氏曰句五升
經六寸長三尺所以謂大斗也台鮐也老人氣衰度
肉消瘠背若鮐魚也○行葦與唐棣同意但唐棣國

燕兄弟而言兄弟之樂故列之小雅行葦則言兄弟
而因及於燕兄弟之樂故列之大雅彼感人情此康
忠厚其旨稍異故序曰忠厚也首章言行葦本有生
意懼有以傷之兄弟本吾至戚也懼有以遠之蓋兄燕
[illegible]遠則疏相近則親既相親矣其於肆筵投几之事
自有不容已者故莫遠具邇四字語斷而意連不遠
卽邇也二章肆筵二句待御之盛也或獻一句獻酬
之盛也醓醢三句飲食之盛也或歌一句歌樂之盛
沾凡此皆所謂莫遠具邇也三章既燕而射也賢謂
射多中也不侮敬也既以中多為賢又以不侮為德
也為是序者豈以賢愧不賢以不侮愧侮哉特設法
以盡凡弟之歡使之畢飲而已此皆莫遠具邇之興
趣也四章見燕窮之親愛也曾孫成王也天子稱為
曾孫非必對祖考言之也天子為主九族為賓言忘
分也醽厚也以尊學之酒醴而酌以大斗以求黃壽
所以祝壽也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壽而吉

也壽而吉則景福之介可知矣由莫遠具邇至

此祝望愈違敦睦愈深此所謂忠厚之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

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

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

序曰太平也○太平之世君臣之情洽而宗廟之禮行各盡其歡而暢其願十倫全而百福降雖言飲酒而意不在飲酒故不徒曰醉酒而又言飽德也大抵小雅為燕享而作故燕享之意多大雅為受釐陳戒而作故受釐陳戒之意多此篇祝頌之詞雖與天保無異而作者之旨微有同異故其序天保曰下報上而序既醉則曰太平也首章臣子飽天子德在平日之恩澤而不在燕接之殷勤然即燕接之殷勤而平日之恩澤愈見故曰既飽君子成王也人君以壽為福者頤之壽百不一見而祝頌之詞動曰萬年受君者無窮之願即天子無窮之福也君子萬年則萬福可知然曰景福則祚胤無所不包矣次章爾殽既將雖淺於既飽以德然事愈淺而德愈深德不可見見其所以將德者而已所謂一飽不忘君也老至則耋及矣此神堯所謂多壽多辱也既祝萬年又言昭明光大盛著所以愈壽愈康也三章融者明之盛也高

朗則又自其昭明有融者而極稱之令終所謂考終命也猶言順受其正也俶始也令終而言有俶有俶則無終矣蓋臣子無窮之祝如月初恆如日方升但見其始不見其終也公尸嘉告嘏辭也若謂此非人臣醉飽之溢詞也宗祝傳公祝之意已以此告之矣四章其告以下至末章乃詩人代尸意以美之皆所謂嘉告也靜嘉者所以言其敬也嘉而曰靜肅然暢然無復有囂氣應之者矣靜嘉在籩豆上看出尤為微極傳曰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也此可言嘉矣而非靜嘉也靜者嘉之儆而敬之至也朋友賓客祭者也攝以威儀所謂濟濟漆漆是也助祭者各以威儀相攝則主祭之威儀又可知矣祭義曰以為主人則其視也懿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此之謂也五章孔時者禮有先後節次各如其節也君子謂王也君子既孝而君子之子又孝蓋尸嘏成王願其有孝子以報成王也

孝也蓋天生孝子源源不匱君子能孝則天之所錫以類相從此不爽之報也六章室家之閫紫陽謂居於深遠嚴肅言無有外患也似屬強詞室家之閫謂得賢內助即末章所謂釐爾女士也蓋天之報孝子也既錫以孝子之類必先錫以閫德蓋能成君子之孝旨室家也既有內助故萬年不替而長以福祿與于孫也祚福祿也胥子孫也祚非胥無所承胥非祚無所藉故善禱者必於二者合言之也七章錫以胥者乃所以托祚也故必先被以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福之附身也猶僕御之附近於人故曰有僕景命有僕者祚也然言胥者必及之此以見祚胥二者不相離也八章女士鄭箋謂女之有士行者也謂生淑媛為妃也賢于孫非文之有士行者不生故釐以女士則從以孫子斯君子不匱之孝而無窮之祚胥也蓋曰釐以女士則所謂室家之閫者非一世矣曰從以孫子則所謂君子有孝子者又非一世矣觀大姜

之生王季大任之生文王大姒之生武
王邑姜之生成王則子孫可以類推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
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
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
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
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
無有後艱

序曰守成也○鳧大小如鴨青色長尾背上有文鷖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鷗也鳧屬蒼黑色鳧婦没鷖好浮潨水會也說文云潨小水入大水也鄭云潨水外之高者也毛云亹山絕水也朱云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鄭云亹門也○守成即太平之意故續序云太平君子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天子之祭取孫列之貴而賢者為尸祭之明日則燖其祭食以燕之以尊尸故曰繹也公尸者尊之之稱也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長享其福此鳧鷖之稱詩所以歌咏太平也鳧鷖水鳥以居水為安故首言在涇繼言在沙在渚在潨在亹所處愈高皆以得水為安也公尸來燕則安而寧稱而宜靜而處尊而宗和而熏熏矣蓋釋為尸之踧踖以就為賓之盤桓也酒殽者祼將苾芬之餘故既言清馨復言多嘉滑腯欣欣芬芬反覆以嘆其美也以祼將苾芬之餘而與公尸燕飲則福祿成矣成就之也為助下猶降也崇者積

而髙也無有後䫋言福祿永長無有艱虞所以克保其後也〻一愛之愈深祝之愈遠矣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序曰嘉成王也〇紫陽謂此公尸答鳧鷖之詩似出杜撰〇詩之所以美君子者以其有顯顯令德也有顯顯之令德則受祿于天矣詩意至此已足故復以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明其令德受祿無有已也次節

美及子孫乃君子所以受祿無已者三章四章又復舍子孫而言君子舍受祿而言令德斷而復聯歇而復續章法妙甚紫陽謂後二章皆美子孫蓋以子孫千億一語直趨至民之攸塈耳不知詩人之言本無端倪如微雲觸石忽没忽生如遠水赴源若去若畱忽言君子忽言子孫忽復言君子而及臣庶非可一律而論而其大指則歸本於君子故序曰嘉成王也○首章嘉美也嘉樂君子詩人美而樂之也顯顯光明也宜於庶民者教養得也宜於在位之人者用舍當也所謂毋得罪於羣臣百姓也有令德而人民宜之斯受祿于天矣故天既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也次章王者無心于祿而有干祿之道焉故得百福也福莫大於子孫之多而且賢千億者言其多穆穆以下言其賢也穆穆者德之聚皇皇者德之充也故或為之君或為天下之王而皆宜也惟其宜故不愆於度不忘於心遵先王之法而無過也末世

之君狹小前人變亂攸生故頌子孫之賢者必以不愆不忘為至也三章抑抑者容止之無間也秩秩者僭譽之不替也夫人主而有私怨私惡則衆賢不為之用矣惟無怨無惡者老成是諏不參以意見委任既專不主以偏黨故率由羣匹所以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如此宜其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綱矣綱之大綱也四章承上章而言凡綱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君者臣之綱也綱舉則紀自張矣故曰之綱之紀燕安也朋友羣臣也不言羣臣者上下泰交則君臣之間有朋友之道焉天子安而羣臣亦安此太平之餘休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太平喜起之象宛然矣不懈于位此羣臣所以媚于天子而天子所以燕羣臣之意也天子所以燕羣臣者將以用之非以肆之而羣臣所以媚于天子亦將以報之非以順之也故惟無怠無荒則綱舉紀張而為民之所暨也暨安息也臣懈則民不息臣不懈則民息太平之世其

君安則臣安而民亦安而臣之所以安民者在有不敢自安之心故君之愛臣以燕及朋友爲至而臣之奉君以不懈于位爲先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

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疆者田之大界埸小界分之小田塍也積露積也餱乾食糧米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畜餱糧者干楯也戈矛戟之屬戚斧揚鉞也鉞大而斧小大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

名天錢舟毛云帶也謂佩帶也以舟爲配古字有此
解蓋周以前語也鞸刀鞘也琫刀上之飾也容刀容
飾之刀謂鞸中有琫飾之容刀也三單賦法也徹稅
法也按小司徒凡起徒役每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
成出一車大國三軍爲卒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
五百人其餘皆爲羨謂之副丁公劉始遷滿三軍之
數而止單者無羨卒也山西曰夕陽以其久始得陽
也皇過二澗名兩兩相對而居曰夾一面相連而居
曰遡朱云芮水名即汭也汭在邠地鄭箋云芮之爲
言內也凡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二說互異○周
自后稷封邰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
稷之曾孫也不窋失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蓋勢已徹
矣至公劉遷豳復振故周公陳七月而召公陳此篇
皆公劉也然七月言民俗之厚故列之風此篇言捌
造之厚故列之雅周家忠厚之慶世世以之故每章
皆冠以爲公劉篇者厚之至也蓋自后稷之播種大

王王季之肇基其勤文王之有二功業昭然耳目之間誰不知之獨公劉處衰弱之勢艱難之時而有忠厚之慶語衰弱於全盛陳艱難於承平遡忠厚於征誅革命之後是三者皆于孫所易忽故二公表而出之各舉一事以告成王且使之持盈而警怠其為戒甚深也首章言遷豳之事也篤公劉猶言厚哉公劉也當竄身西戎之時豈敢以所居為居以所安為安乎迺場二句不敢安居之實也場疆率民以治田疇也積倉者場疆所出而餱糧又積倉所出也蓋厚於民者不輕於用民必有以蓄民之財而後用之所以由邰至豳而疆場所貯在其封內上下無不足之患而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思輯用光思輯和其民以光顯其國此則遷國之意而匪居匪康之効也弓矢諸事以壯國威而防患侮然後啟行而去蓋一遷國而經理圖維以厚於民者如此故曰篤也二章相土以居民也胥相也廣平曰原相此廣平之地以

居而邰民之從遷者卽衆且多其來居者既安而徧蓋其得民心如此其無長嘆也宜矣長嘆者念舊也雖有君王之令能使民有趨新之勢而不能使民無念舊之思能使民無念舊此則篤厚之至也蓋由公劉初遷之時躬親其事既陟巘而相其高者復降原而相其平者且以如是之劍佩而上下於山谷之間其勞身以厚民又如此民服其誠而樂其業此其所以卽安而無永嘆也三章定都也上章既言安民至此方言相宇亦猶緜之詩四章言居民五六章方言宮室宗廟蓋厚民者必先民而後宇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瞻溥原以溥原在百泉之側觀其包絡則形勢定矣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高丘以高丘在南岡之下覽其拱峙則向背宜矣京高丘也京師者高丘爲衆所聚也風雨之交陰陽之會人居稠盛故曰京師之野蓋山水環遶靈秀鍾焉是亦都會也詩中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岐也王配于京鎬也此則邰

也後世相沿遂以王都為京師蓋自此詩始也于時猶于是也處所當處以安家也盧其賓旅以柔遠也言所當言出政令也語所當語謀政事也四章落成也古者宮室既成則舉落祭祭畢而燕也于京斯依謂京師已成可依息也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開國伊始而羣臣蹌蹌濟濟氣象肅矣蓋太平之主體統不患不尊而患上下之情不屬故小雅之湛露蓼蕭務以款洽為先草昧之世情誼不患不聯而患君臣之禮大略故此詩之侔筵侔几必以躋蹌為重各有所宜也既登者登筵也乃依者依几也曹者草牧之所牢閑也以豕為殺以匏為尊不獨新國殺禮可以昭儉蓋亦所以厚民也既食飲以勞之又為之君宗以統之此就一時之懽燕而綱維已振規模已立名分已嚴矣宗郎君也落成之燕侔筵侔几同姓異姓皆在焉故君以統異姓宗以統同姓也五章樓田也溥廣也羅氏曰東西為廣南北為長蓋墾闢芟

夷以為田畝故美其廣且長也景以審田畝一定之向岡以審田畝高下之宜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相陰陽使種植各得其性觀流泉使灌溉皆有其資是給其軍三單就授田之中而軍賦已寓矣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卽授田之中而稅法又寓矣度其夕陽又豳廣而言之夕陽山西也蓋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信豳人之居至此益大蓋贊其盛也允信也荒大也於凡此皆厚民之至至也六章合言之以結通篇之意也於豳斯館初至豳時未有定居如客有館不過之寓焉而已及涉渭而截水橫渡以取材焉又且取鍛以制器取厲以磨器而宮室始成止基有定矣於是迺疆理其田畝則爰衆而日就於庶爰有而日就於富且其所居之民有夾澗相望為廬者有遡澗相就次而居者其止其旅日以稠密乃復卽芮鞫以居之蓋氣候漸隆生齒漸多周室至此漸有勃然莫禦之勢則又不獨度其夕陽已也以學始者亦將以學終天意人心

蓋已嘿有
所屬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此戒成王之詩也而以頌美之詞出之蓋其頌美乃所以為戒也若曰豈弟則為民父母矣亦惟豈弟然後我父母也豈弟則民皆歸於我息於我矣亦惟豈弟然後我歸我息也言外之意蓋使成王深思而自警耳○洞酌彼行潦之水溷而不可飲也然挹彼注此尚可澄清而以之餴饎焉以之濯罍濯溉焉況君之於民也無遠近之殊無挹注之勞無彼此之隔寧有豈弟君子而不為民父

母不為民所歸民所息乎蓋愷以強教之故民有父之尊悌以悅安之故民有母之親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惟豈弟君子兼此二者故父母之道全也民既尊之親之則歸往之矣民既尊之親之則安息之矣故雖有妻子未有不樂歸其父母雖當勞役困苦之極未有不以父母為休止之處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
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
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
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釋雅云鳳神鳥也羽蟲三
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顙鴛腮

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以萬類說略云鳳有九苞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短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註云周當作朱戶所由出入也又云鳳有五德頭青戴仁也纓義也背赤負禮也胸黑向智也足下黃蹈信也山海經云鳳凰出丹穴山形似鶴京房易傳云鳳五采高二尺雄曰鳳雌曰凰○白公元老大臣其所以戒成王者皆深婉以出之蓋於喜起賡歌之中而格非之意保泰之圖皆在是矣前四章寓諷於親無限深情溢於言外五章以後則諷以求賢用人而其言巽其音壯其旨遠使聽者油然勃然自鼓自舞而不能已末章車馬四言之外蘊藉含蓄詞已竟矣而意不可止故曰矢詩不多非不多也告君之體微而彰約而盡固無取乎多也後世為極諫直言痛哭流涕於太平之世者不可謂非忠愛

也及人主撫時繹思萬一有不若是其甚者則無乃竊竊然疑之疑斯厭厭斯輕矣豈惟進言者輕幷聽言者之意亦從此而輕矣而後知為大臣者不可無體也○首章賦也毛鄭以為興則非也毛傳又以飄風興惡人卷阿興德化失之愈遠矣大率毛鄭拘章文義固不如宋儒之渾融也卷阿紀地飄風紀時也成王遊卷阿雖竹書紀年所記不足盡信但繹詩言則召公從成王來遊卷阿適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有歌遂矢此詩為戒也音與末章遂歌呼應蓋以所欲陳於言者為王陳之矣二章泮渙優游國家閒暇此樂最不易得惟不易得也故以保終之道祝之也彌滿足也彌爾性猶言足其性分也養性者必善終能似先公之善終焉則可矣蓋言先公所以善終者必有其道也三章土宇昄章合繼句要荒而言之孔厚謂不拔之基也足於性者天地山川皆依之以為主故曰百神爾主也四章壽命長茀祿康從已然者

頌之也純嘏爾常則就將然者祝之也壽考福祿卽所謂純嘏也壽考福祿致之若易保之實難故祝以常有此純嘏也所謂常者本然之性足已我得其常則壽考福祿皆有常也五章以下方言求賢之事蓋當人主來游來歌優游泮渙之時而遽以責難陳善之詞進則無乃扞格而不能相入惟先以壽考福祿廣其心而後以求賢勗其志此大臣進言之法也馮翼孝德之人皆人主彌性之資也馮可為依翼可為輔有馮有翼此非常之才難得之士也而繼之曰有孝有德者蓋孝為庸行德乃庸德天下非常之才皆於至庸至常之間求之也以馮翼孝德之人引之翼之則四方以王者為法則矣然但美得賢之益而不及求賢之勞以諷為祝者必從其後効而言之迄六章言既以馮翼孝德之人引之翼之如是則主德顯卭而尊嚴圭璋而純潔令聞播而令望一脈四方皆以之為綱矣綱之者則之也以四方而則一人如以衆

紀而統於一綱也七章以鳳凰為興者見吉士為國家之瑞猶鳳凰也藹藹言其和也小人者乖氣之所鍾君子者和氣之所集也衆賢和於朝此休徵也故曰吉士和而且多多而惟君子使者有之足以為用用之必盡其長也媚於天子者愛天子也凡人臣而陳謨効忠奉公宣猷者皆所以愛天子也八章前言亦集爰止此言亦傅于天見鳳凰之飛而集集而又飛往來郊藪為王者而出猶賢者之翶翔於盛朝也媚於庶人者愛百姓也廣天子之惠以愛百姓則其媚於庶人者即所以媚於天子也九章高岡鳴鳳言盛世之賢臣也梧桐朝陽言治朝之賢君也以山東為朝陽猶以山西為夕陽也蓋前二章以鳳凰取喻吉士又終之以媚天子媚庶人其意已足矣忽復借喻作勢驟起烟雲游衍紆徐無限姿態而其點綴生動尤在鳴字生字并二矣字鳳凰神鳥也乃取其聲音性情與其所鳴之地所食之物而懸言之空腸幻

筆遂為齊諧釋史開一生面且神鳥世所所希有今曰鳳凰鳴矣似以幻為真梧桐人所常見今曰梧桐生矣又似駁真為幻古人用筆游戲不測如此末二句即就梧生之狀鳳鳴之聲收住作結不露正意與下章君子之車君子之馬若斷若續離合變化難可端倪此聖手也十章所指車馬即卷阿來游儀從所見者而言然則此外之所未見者可知矣車庶且多馬閑且馳寧僅以供宸遊已哉將必有以用之也所謂安車駟馬招來賢者之意俱未及言而即終之以矢詩不多其旨自深矣詩即矢音也若曰吾所陳之詩不多不過因王來歌而遂歌之而已而我所欲言者則非歌所能盡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

勞止亦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此詩序云刺厲王朱子以此為同列相戒後人各守師說不知戒同列乃所以刺王也厲王剛愎道路以目雖有不憂勤惕厲之言擯而不用故召穆公托為同列相戒之辭以諷之此則忠愛之至也鄭箋牽合以為穆公進諫之語失序意矣篇中大意在無縱詭隨一語蓋君側之詭隨即下民之寇虐也從古小人未有不詭不隨可以盡甚君竊其柄而寇民虐民者然詭隨二者不合言之則小人之奸不成蓋羣小婦寺以隨為道使其不詭不過便嬖容悅常態而已巨奸大猾以詭為能使其不隨則人主亦不至傾國而聽之故小人之隨乃所以遂其詭也詭隨之小人以言其心則無良以言其口則惛怓以言其毒則罔極以言其惡則醜厲以言其奸則繾綣至於繾綣而詭隨之態畢露無遺矣故曰無縱曰謹曰遏皆當其未用而止之也及其既用則縱矣用而縱之為寇為虐此時雖欲謹之過之其可及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鄭箋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入為王卿士半圭為璋合二璋而成圭故曰璋判而圭合也○此詩序以為刺厲王朱子以為責僚友嚴華谷謂一章至五章責僚友六章至八章則責僚友因而規王王而不知責僚友即所以刺王特從責僚友以及於王則詞更婉而意更深也全詩之意括於首章其餘皆因首章之意而痛快言之耳首章板反也上帝何嘗反常乎特因朝廷之上所為盡反其常若上帝有以使之以致下民皆病即謂上帝反常亦可也以下則言其致變之由者出話四句以曲盡小人情態凡小人在朝必先設為不然之議論以鼓主聽而變亂人心而己乃得操其顛倒之權古今國家之敗嘗必由之撫今思昔可類推也不之二字所包甚廣凡借道理以亂道理假經制以壞經制以進强以擾民生事皆所謂不然之話也出話所以宣猶出話不然為謀安得遠哉小人所計者一時之利害

所爭者目前之是非此其所以不遠也夫人惟知有
聖人所以戒謹恐懼出諸不敢不然為謀不敢不遠
今也自是實行靡聖管管則驕詐虛偽無所忌憚也
豈能真實以歸於誠信乎管管毛朱皆訓無所依據
不知何義竊意管小物也彼不然之話不遠之猶小
才小慧非聖叛常猶小物不能成大小竅不能見大
也故曰管管也末句又從其為猶不遠而反覆言之
若謂爾所為皆狃近小而忘遠大致然此吾所以不
容緘默為此忠告之詩以大諫於爾也二章承上言
我所以大諫者蓋以天方艱難憂之且不暇況憲憲
而安樂乎天方顛蹶圖之且無及況泄泄而弛緩乎
又從其出話不然者以矯之曰爾辭能和衷而無違
於衆則民情自洽矣爾辭能懽悅而無拂於人則民
志自定矣既以天警之又以民動之反覆致戒者深
矣三章承上章所謂辭輯辭懌者但能一矯其不然
之話而已洽矣已莫矣何煩再計哉然爾尚不我信

也不知爾與我雖不同職而同僚故我言諄切如此奈何我就爾謀而囂囂然不肯相受乎又復可嗟之曰爾雖聽我囂囂然我之所言實為今日急事慎勿以為迂濶而笑之也先民不云乎芻蕘尚詢況大諫乎真切痛快皆以深曲之筆傳之遂覺字字刺入肺腸矣四章又以危語動之謔謔較憲憲泄泄更可痛哭蓋至此直以國事供其戲具矣老夫凡伯自稱灌灌強聒也蹻蹻舉趾高也謂言者之心愈苦聽者之氣愈驕也描畫至此又令人且哭且笑言爾惟謔謔是以老夫以痛切之語強入爾耳以沃爾心而爾氣揚足高蹻蹻莫肯相下也爾蓄以老夫之言耄且昏矣不足聽也而不知匪我言耄汝實以憂為謔耳夫憂不可謔也以憂為謔憂將日多而禍將日甚如火燎原熇熇猛熾而不可救至此雖欲灌灌之言已無及矣五章方直言其所憂之故也懠天怒也夸毗與前詩蘧篨二字皆為千古小人寫照蓋為修大欺人

之語者必有雷同附人之意夸言大務人或駭而羨馬夸而又毗則夸將以為親己而傾心信之矣毗調大遜人或睡而忽焉毗而又夸則人將以為真能如是而舉國以從之矣故夸與毗合而後小人之志乃得國家之禍乃烈也故戒小人無為行此夸毗使威儀迷亂而置善人於無用也載尸語奇甚有善人而不用其謀則如尸之無言而已至於置善人於無用而民之愁苦呻吟可知矣亦第呻吟耳敢揆度其致此之由哉所以徒有喪亂滅亡之咨嗟而竟莫能用善人以惠我衆也蔑資毛鄭皆訓無財于以為蔑無也資與咨同似覺未解於殿屎句生一曲折為得也六章以下則規王之意已隱然躍於言表蓋欲其君臣交儆也言天之開牖民心固無難也今夫塤篪之以聲應也圭璋之以形合也取攜之以手得也皆其無難者也而天之牖民者如之且所謂如攜者謂求之即得無費於己以益之也然則上之於下其相

牖之易則亦有然者矣牖民以善固易而導民之非亦自無難因其易與為善而牖之可也若復以不然之詁不遠之猶導之彼民於困苦卒瘅之後既多流於邪僻矣而又立之僻焉是益之亂也七章言天子所恃以衛國家者數者而已藩在垣外所以為限德望之价人是吾藩也垣在藩內可以為衛億兆之大師是吾垣也屏設於門所以為蔽大邦之諸侯是吾屏也翰當牆邊所以為幹同姓之大宗是吾翰也蓋德望老成所及者遠而民情次之方伯連帥又次之同姓貴戚禍福相倚之人又次之也然是四者惟德是寧有德則天下安無德則親戚危數者之中同姓最近同姓貴戚為吾所資以立者是謂之翰同姓貴戚為吾所恃以固者是謂之城王不修德則豈獨翰傾亦致城壞而大宗宗子皆不可保同姓不保王無獨夫耳可畏孰大焉蓋觀於厲王之世召穆公芮良夫衛武公之言不用价人棄而藩毀矣百姓逐王於

聶大師敗而垣決矣用榮夷公為鄉士諸侯遂不尊
獻奔聶之日諸侯坐視不救大邦離而屏廢矣大爭
靖匿名公之家百姓欲殺大子名公以其子代大予
以死大宗宗子受其禍而翰與城胥壞矣凡伯之言
久而皆驗凡伯同姓也憂國憂家其意尤苦故於寡
子大宗獨危言之又重言之焉八章又為專戒僚友
之言以結全詩之意謂凡爾所為憲憲泄泄謔謔耄
皆不敬天之故也夫今日之天其怒與變甚矣所韻
板也難也與夫蹶也虐也懠也是俱未有艾也其敢
不敬而戲豫以自慢馳驅以自恣乎夫人之於天猶
水之於地無在而不與之俱也彼其照臨甚明且旦
爾一出而有所往而天已及之矣爾一游而有所行
而天又及之矣蓋難至暫之時至微之事而有所不
能遯也當戲豫馳驅之時仍語之以無然彼且謂天
人之道甚遠不我從也今且天鑒在茲舉目動
念無非天矣故不復言無然而直示之以無敢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
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
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序曰召穆傷周室大壞也○蜩螗皆蟬也釋雅云蜩一名蝘其首方廣有冠俗云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古云腐木化為蟬又云蚕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所謂蟬者謂其變蛻而禅也鬼方遠夷之國胡新安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其實一國而異其

名也○詩有諷諫之義焉變風變雅率由是也如此詩召公傷周室大壞而作也而通篇無一語及周室蓋諷諫之義至此始深矣賈山之於漢文帝也借秦為喻後人以為有諷諫之遺風今此詩之言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不言周鑒殷而言殷鑒夏則較借秦為喻更有進焉者矣且文王曰咨誰聽誰受憑空設想立言自妙彘之禍召穆公曰吾昔者驟諫王而王不用以及此難也今觀民勞之篇則設為戒同列之言以諷之蕩之篇又設為文王戒殷紂之詞以諷之其忠愛婉轉旁引曲喻如此則其咎不在驟諫但如屬王者驟諫諷諫俱不能用則所謂法語不從巽語不繹吾末如之何者也○板之詩云上帝板板蕩之篇云蕩蕩上帝皆以天之主宰言也毛鄭云上帝王也王反先王之道而蕩廢法度也夫以天帝語君王楚詞有之而非二詩之旨今乃以二詩為托詞寓言此則毛鄭之謬也且以蕩蕩稱天猶論語言則天而

曰蕩蕩無能名所謂昊天則毛傳所釋小旻旣曰仁覆閔下謂之旻天矣若蕩蕩之名篇不過從發端一語命之召旻則因末章言及召公故稱之以別於小雅之小旻耳無他意也漢人續序于蕩之篇則綴之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於召旻則綴之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而毛鄭復爲訓詁以暢其說然則堯之以蕩蕩則天豈亦則天之蕩蕩無綱紀文章耶而小旻之旻天疾威亦幽王也又何以不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耶此漢儒續序之謬而毛鄭相沿而不能知也○首章原疾威之天以引其端也首四句無端而怨天中二句無端而疑天末二句又無端而代天解嘲宛轉低徊立言之意甚深言天本廣大而君民者也今乃疾威而多辭何哉豈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耶雖然未當不可信也人自有初而無終耳命即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是也惟皆受中以生故有初

然或能者養之以福或不能者敗以取禍則鮮克有終矣蓋疾威者厲王也不言厲王而言天命有初鮮終者亦厲王也不言厲王而言蒸民二者皆微詞也二章以下皆原鮮終之故也其設為文王嘆紂之言者不斥言厲王也厲王之惡有似於紂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與亡國同政者不可存也曾是者怪之之詞也言此彊禦者也掊克者也而可使之在位在服乎且是彊禦掊克即慆慢之德也天既降此慆德以虐民矣而女又興起是人而力行之則亦不得歸怨於天矣彊禦言其殘掊克言其貪在位謂在尊位在服謂任事蓋已暗指榮夷公一流人矣三章亦借文王嘆殷而言爾當秉用義類之人彼義類乃愛民者也奈何反用彊禦乎彼彊禦者以殘濟貪以辨齊奸故取怨而多懟又且巧飾其惡而流言以對流言者取浮浪之言以惑主也人主惑其流言而信之則是以寇盜攘竊之人居內用事夫是呪詛頻興靡

有窮極也作詛也祝咒也居極究窮也蓋彊禦之人欲以其貪殘之術要君而固寵不難以一身任天下之怨人主喜其力能任怨也以為公忠無援是以排衆論而用之而不知漸已陰移其怨於上矣民之怨小人也不過多懟而已及其怨上遂詛咒而無極焉小人既敗而國亦隨之矣故夫懟者詛咒之漸而多懟者靡屆靡究之漸也可不慎哉四章炰烋言其氣勢威聲如虎如狼也借文王嘆商紂而言汝既有虐民之資矣又用羣不逞之徒盛氣以凌中國不嘗以作怨之人為有德之人以作怨之事為有德之事歛聚衆怨積小成大至於靡極如積德若不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此皆不能明爾之德是以無知人之明與取人之則遂使爾之背無人焉爾之側無人焉非無人也有入而無賢故也且爾自有德而不能明則豈但背側無人哉亦且舉國而無陪臣卿士矣非無陪無卿也有陪有卿而皆彊禦掊克歛怨為德夫

是以謂之無陪無卿也五章因厲王沉湎無異於紂又借文王嘆紂而言天未嘗使爾沉湎於酒汝自不知用人而以不義是從是法法蓋凡以酒亡其國者必有小人進崇飲之說從而法之夫是以慫爾容止至於明晦靡間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以晝為夜蓋飲酒失日故棄國事而不恤如此則小人得以行其奸矣六章借殷商言人情怨亂如蜩之鳴如羹之沸蓋盛世之民肅亂世之民囂此其善喻也人情如是則小者大者皆近於喪亡矣爾尚由此而行樂其所以亡而不知自改則民怒寧有既哉蓋不獨內奰於中國而且覃及於鬼方之遠則亦可畏之甚矣凡不醉而怒謂之奰蓋言此時之民善怒雖不藉酒力猶盛氣而疾視其上也七章借文王嘆紂言商今日之不時非上帝為之也爾自不用舊人遂致舊法皆壞耳使爾能用舊則時亦猶夫舊矣汝不用舊豈謂時無老成乎雖無老成而先王之法尚存可按而舉也惟

其人與法皆莫有聽而用之者是以大命從此傾覆耳蓋當時必有謂滿朝無人之說者故召公就其辭以折之其實厲王之時如衛武凡伯芮良夫之輩皆老成也反覆抑揚總以見其不能用舊耳入章借文王言汝殷商今日之天下如木之仆且拔也揭然將蹶雖枝葉尚如故也而其本實已撥絕無餘矣蓋直國若安亂邦若治四方方帖然未有變故然生民元氣已竭不可救矣殷鑒二語總結前意然但言鑒夏而鑒殷之意已自躍然蓋廢興存亡千古一轍前人鑒前人後人又將為後人所鑒可不慎哉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

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漠
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
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
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
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
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

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
遹其德俾民大棘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隅者角也廉者
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故觀外可以占內以此喻有德者必有威儀
也○全詩皆自警之辭故紫陽因引國語懿戒之言
以証而以刺王為序詩者之誤耳但諷諫之術多端
凡伯召公既為戒同列之言以諷之衛武公又為自
警之言以諷之彼意蓋以為人臣必先能自責而後
能責難於君故此詩自為爾女小子之稱而使人曰

誦於其側蓋武公樂於聞諫自卿以下至於工師瞽史無人不有箴規之言而值慢諫監謗惡聞其過之主亦將使聞而知之以庶幾其一悟觀前八章諄諄致戒而後四章則反覆求詳於聽言者蓋其諷彌苦而其意彌深矣然則謂武公以此詩刺王亦以自警可也卽謂武公以此詩自警亦以刺王無不可也俱毛鄭必以此為對王之言而謂武公以爾汝小子稱王是以起紛紛之論耳○首章言威儀所以觀德故威儀之抑而又抑者必其德之可畏可象而有兼閑者也世之自謂哲者多矣而其有威儀者少非無威儀乃無德也哲而無德雖哲亦愚故天下極悝悝之人卽天下極瞶瞶之人也愚人之愚乃其本然之疾無足怪者乃號為哲人而亦不免於愚是亦反常之極矣二章鄭註競訓彊覺訓大言天地之間惟人最彊但能盡人之性則舉天下無與之競者而四方皆以為訓矣有大德行則舉天下莫與之抗者而四國皆

順從之矣故凡大謨必有定命非朝出而夕改也遠圖必以時告非慢令而致期也凡此皆敬慎威儀無敢戲豫所以四方訓四國順而為萬民之法則也三章曰今曰汝雖武公使人謂己之辭非指厲王而托諷厲王之意自見言爾今尊尚此迷亂之政以傾其德惟酒是湛但汝雖湛樂是從獨不念汝所承之緒甚重而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其明德乎蓋至此責己之意始切矣四章承三章而言汝之所為如此此天所不尚也無淪胥以亡如泉流涌涌而不可止歟必當夙興夜寐細而近者自酒掃庭除之類凡可以為民章者罔敢忽焉所以為民章大而遠者自車馬弓矢戎兵凡所以戒作而遏蠻方者罔不修焉此則訏謨定命遠猶長告之實也五章言君德修則風俗醇故人民之質可以觀德也質爾人民以無失其日用飲食之則而又謹其侯度焉則不虞之禍可戒矣蓋守常之道即馭變之方也然其道無他

不過慎出話敬威儀而已蓋辭氣容貌皆德之符所以治民亦所以謹度也二者無不柔和而嘉美則其慎之敬之也至矣然是二者惟言尤難慎故末後以斯言之玷之戒之如前章之定命長告後章之無易由言莫捫朕舌皆反覆於斯言之不可玷者也六章繼上章慎爾出話而終其義凡言之玷自易心生也故慎言者無以為易而由己言之易之則苟矣惟無以為苟則不易矣莫捫二句申言無易之故無言以下又再申之謂言之出也有如貿然物惡則賤售之物善則貴售之且言以彰德有德有報皆理之不爽者推能無易無苟至於柔嘉以順於朋友順於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不絕而萬民亦承奉而不違矣此德之所以報而言之所售也七章又終上章敬爾威儀之義言觀爾友於君子之時其顏之輯柔無敢遐越於君子之前而猶自省曰豈不有過乎蓋其防身之密如此斯可以無愧君子矣蓋敬肆之間君子小人之

別也豈待友君子之時而後辨哉必觀爾於平日之
居室也能不媿屋漏則其無所不敬可知矣故爾無
謂爾室之内不顯而莫覯也以為不顯莫覯則屋漏
媿以為不顯莫覯則厭射生矣夫鬼神體物無所不
在爾室之中皆鬼神也彼且不可得而測度矣矧可
厭射乎不厭則敬矣非敬鬼神也自敬而已故曰敬
爾威儀謂爾但敬爾之威儀而已蓋輯柔爾顏以友
君子即民勞之詩所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也爾室
屋漏莫非鬼神猶板之詩所謂出王游衍莫非天也
賢士大夫以精神遇之非惛德可親也上帝鬼神以
精神通之非怠氣可乘也蓋威儀所在即精神所在
此召公凡伯衛武公之所以三致意也屋漏語奇甚
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謂日光所漏入也白字亦奇
甚八章辟君也雖武公使人謂己為君然亦未嘗非
暗指厲王也謂君乎爾之為德必臧且嘉慎爾容止
使不愆於儀不至僭差以賊善則鮮不為民之則矣

如吾說看感應必然之效如投桃報李不能爽也不如吾說則是以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此其誑爾小子如虹之變幻不測也可不察乎九章言柔忍之木荏染然則可被之弦以為弓矣恭敬之人溫溫然則可以為德之基矣蓋威儀者溫恭之達於外故抑而又抑看德隅也恭敬者威儀之凜於內故溫而又濕者德基也築室者基址繩直而廉隅嚴整則跂翼矣棘鳥革翬飛之象也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故必浮氣盡去而後浩然之氣始全蓋所謂恭人即哲人也未有不明於理晰於事而能恭者維此哲人知恭為德基故告以此言即順所言而行之若彼愚人聞之反謂我言僭差而不信矣所以然者民各有心此愚人所以遠於哲人也此章以下蓋反覆以望其聽言故抑抑溫溫哲人愚人與靡哲不愚互相發明雖曰自警而諷王之意已逼露無遺矣十章又因其愚而深責之所謂小子雖使人謂己之辭亦未嘗不

暗指厲王也未知臧否愚之甚也手提面命長者教
小子之常示事提耳則非徒長者教小子之常也蓋
其詳且切者如此豈猶未知乎借曰未知也則汝年
已長既有子而抱之矣蓋非知識之不開盈滿之為
累也盈則出話不慎威儀不敬而柔嘉不輯柔抑抑之溫
溫之意微矣使其不盈則哲矣哲則知知則成矣夙
知則夙成矣蓋聽言則夙知聽言而行之則夙成夙
知晚成不必然之事也十一章天道惡盈曰明曰旦
此其所以孔昭也天之可畏如此此主皆懼得罪於
天之日欲求逸樂豈可得乎今視爾之夢夢愈令我
慘慘矣誨者諄諄不厭諄諄聽者藐藐終白藐藐不
以我言苦口為教反以我言逆耳為虐借曰未知則
小子也倏忽而耄至矣由抱子而既耄石火電光豈
可恃乎十二章告爾舊止者老成之見古昔之言也
能聽我舊言雖有既往可悔之事尚可不至於大悔
彼天方艱難國將喪矣我所言取譬非遠不過言天

道之常治亂禍福纖毫不差忒人所易見易曉者而已今爾之德惟回邪而適僻如此是以俾民困急而至於艱難喪國也蓋至此語促而詞迫已遂知有出亂之禍矣倘謂無關於王室則此與賓筵之篇皆諸侯詩也安得列於二雅哉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

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
我圉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
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
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
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
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
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

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

詈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序曰芮伯刺厲王也○鄭云芮伯畿内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穎達云芮伯周同姓○梗水上浮木也水有斷梗則壅○召公凡伯衛武諸詩雖同一忠蓋然反覆托喻尚有望其悔悟之意至芮伯則滿腹憂憤無可抒寫欲哭不能欲詈不敢惟有托之咏歌悽婉纏綿以吐熱血以洒涕淚而已蓋至此王惡已稔國難將作芮伯亦無復望其悔悟矣然則召穆凡伯衛武之刺厲王所謂諷諫之義也若芮伯之刺厲王則直謂之刺可也刺之道非一端而已也○首章憂民之病也桑葉甚盛所蔭無所不徧然已捋采者不待其黃落則一朝而窮矣以比周室方隆今為貪殘之人剝尅立盡忽焉而喪下民病矣徒使我憂心不絕愴怳之意塡滿於中彼昊天雖明寧遂不我矜乎使其我矜則不至瘼我下民矣二章言民所以病者以

征役之不息也四牡旟旐太平之盛飾亂世之愁容民不堪其勞是以望車馬旌旗而心悲也征役既繁則亂不可平至於無國不滅無人不喪則又甚矣彼皆懼禍如火斯滅而至於燼而無國步蹙矣此詩人所以心哀而長嘆也三章言亂極而行止無定也國步將滅亦可嗟矣何天之不我養而使我止既無以自安往又無所避禍蓋無能逃於天地之間矣此豈君子之罪哉夫亂世之君子亦或立名過激除奸大甚至於相競以釀禍者而今也不然則階厲不在君子矣然則誰生厲階乎遂使至今為病也蓋深罪小人之辭也四章極言征役之苦也我所以憂心殷殷者念我家鄉土宇耳蓋居邊則思內地羈旅則思故鄉此人情也所以然者生當此時逢天厚怒使我自西京而往征於東陸比身悠悠靡定多哉我之見病而有此勞勩飢渴之患也急哉我之在圉而有此戰鬭死亡之悲也土宇之念何時可已也五章咎其不用

賢也爾非不好謀也然與小入謀之則謀多適足以
亂政爾非不好慎也然與小人慎之則狐疑反足以
藏奸如是則謀不若無謀慎不若無慎愈謀愈慎而
亂愈生國愈削矣我於此時告爾以憂恤之計惟誨
爾以序爵而已爵有天然之序程材授官無使賢者
受役於不肖智者聽命於愚人是也蓋救亂必以賢
猶救熱必以濯如是則淑矣而爾不能用我言則何
能淑哉惟相與以及於陷溺而已濯猶浴也浴可解
熱故左傳云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
惠之有鍾伯敬曰考亭以執訓持今人以水濯手豈
能執持熱物乎蓋熱曰執熱猶言持熱不可解此古人
用字與處也六章言仕者必有禍也今天下遺小人
之虐如人逆風而行風唱入氣不能喘息雖民之賢
者有欲進而圖治者皆使之自云進無及矣夫誰使
之哉虐政實使之也於是棄其仕進之志穡穡力田
以代祿食蓋以仕進危而移穡安仕進未必得祿而

稼穡可以代食仕進必至取秩而代食可以免禍去禍而就福是稼穡吾之寶也代食吾之好也七章言不仕而在野亦不安也至此而維寶維好又虛語矣所立之王謂厲王也立王未滅而言滅者謂其有必滅之形也國有滅亡之形野有蟊賊之害稼穡安能無病哉哀哉此中國也皆危若贅疣矣何地可以自容且盡為荒蕪矣何人可以自拯此時憔悴垂死寧得有力以憂此穹蒼哉困念穹蒼病者常情何待有膂力而後念乎然困極則不暇念病極則不能念一似乎無力以念天禍也謂至此使人欲哭八章責其獨用小人也惠順也謂順民所欲也順君所以為民瞻仰者豈有他哉秉其虛心周偏謀度考慎其輔相而已蓋致治在於用人而用人在於任相任相乃序爵之大者故必考而慎之不可輕也秉心宣猷以為考慎者不敢以私心居之不敢以己見誤之也不順之君自用而不用人獨用而不用眾中俞既固外距

又堅以為吾如是是亦可謂之善矣此所以不能通天下之志而自有肺腸所用者特左右之私人徒使民眩然不觧發憤為狂而已九章言在位不相善也彼鹿性尚且善羣豈在位之友乃相譖以爭乎譖則不能相善矣是以進則見排退復見擠使我進退無地也十章譏其愚也聖人之明無所見弗即百里之遠亦無遁情若彼愚者禍至猶狂且喜則雖近弗察矣我當此時豈不能言哉胡若斯畏忌而不敢言耶蓋自狀其憂讒畏譏當時監謗之事巳畢露於言表却復以胡斯二字自相詰問作歇後語吐而後吞詩情自妙十一章譏所用皆忍人也良人者民之父母也棄而弗用忍人者民之寇仇也念之不已上忍則民亂矣民不避亂而反貪於亂亂之興也天下將受其荼毒而念亂者甘心為之蓋無聊之極趨禍如驚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也十二章言君子小人本不難知王自不能知也隧道也大風之所從來其道在

空谷之中猶君子小人各由其性君子所作皆式用善道彼不順之小人凡有所往其中皆垢穢而不可問矣獨奈何棄此以取彼哉十三章言王用貪人傷言路不通也大風所行有道若貪人之行則非道義故貪人必敗善類彼非君子之道安得不敗君子之類哉我以貪人敗類之語為王言之王聽則對矣然王必不能聽也不能聽則此語但吞吐於我之喉吻聞嘿誦而如醉而已蓋有懷不達不飲自醉也我亦悖眊甚矣然我豈悖哉由王弗用良人反使我心醉而如悖耳十四章責同列小人也朋友即王所用之同列者言爾今且以予之作此詩為不知矣然予豈不知而作哉予縱不知豈無偶中而弋獲者乎今以吾言往告於汝是猶陰庇於女也女反怒而赫我乎鄭箋云口拒人謂之赫是也十五章所以直窮小人之情狀也言民之貪亂而罔極者由小人大詐似信人以為譎而不知其反覆善背貪忍殘害自利而不

利於民一似夫求勝於民而惟恐弗克者是以迫民至於此極也且民之回邪而適僻者亦由小人競力為虐驅民走險不得已而出乎此也十六章又言民生所以未定者亦由小人為盜以寇於民故至此極也彼小人與君子信諒之時亦未嘗不以小人為不可矣然而附正之言終不勝其護黨之念故始則以小人而非小人既復以小人而詈君子反覆譸張此其所以為盜也盜言孔甘以曲自掩覆以為詈我之言非予言也則我既已窮爾之情正爾之罪而作爾之歌矣然則謂我胡斯畏忌至此而有不復畏忌者矣謂我誦言則醉至此已有不止於誦言者矣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

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
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
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
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
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

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序曰仍叔美宣王也○續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云仍叔周大夫○漢天河也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

漢漢者水之精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同旋之度也稗雅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而水象之在天為漢今皆倬然昭明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仰昊天有嘒其星言旱久而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按曹氏以雲漢為一物稗雅則又以雲漢為二物也靡神不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十一曰索鬼神是也牲玉薦神之物如東西牲用青玉用青圭白璧南北牲用騂玉用赤璋玄璜是也魃旱鬼也孔穎達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為風其名為魃見之大旱一名旱母毛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此詩美宣王憂旱憂旱所以憂百姓也憂百姓

而至於展轉反側則君人之心也故續序曰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也首章言索鬼神而旱如故也王曰以下則以其憂之之詞何辜今之人蓋欲引咎於己也飢饉則天降喪亂矣所以重民食也於神無不求於牲玉無所愛而天莫我聽號呼瞻戀求其所以致此者而不可得也二章徧舉諸祭於天地鬼神而旱如故也蘊隆蟲蟲者亢陽之氣蘊蓄隆盛蟲蟲然燻炙而病人也禋祀相繼不絕自郊祀皇天至於宗廟凡牲玉酒食之屬旣奠之於地復瘞之於土蓋無神不尊而奉之矣然莫親於后稷之神而力不能以勝旱莫尊於上帝之時力能勝旱而不肯隕降以至耗斁下土以憂吾民則寧丁我躬而已義欲代民受災也三章極言旱之可畏也旱既不可推而去矣是以兢兢業業畏天之甚而如霆如雷也靡有孑遺則民不可保矣民不可保君將安托是昊天上帝亦不我遺也如是則宗社亦不可保而先祖自此兩

滅矣安得不懼也四章無可奈何而望救於親也旱既不可止矣旱勢赫赫旱氣炎炎我將庇蔭無所民命近於死亡則何所瞻仰顧望哉羣公先正凡前代有益於民者既不相助矣而父母先祖親於我者亦寧遂忍予見棄耶蓋望之以恩之詞也五章無可奈何而望救於天也滌滌山川極暴久旱之狀山童川涸無復留物如滌而又滌也羣公先正神之早者既罔聞矣而尊若昊天上帝又不能使我逃遯於今日之世是此禍不先不後我實當之將如何而後可免也六章自反其事神之恭也言為民上者責所難逃去將何之是以黽勉而不敢去也然天何以病我以旱曾不知其致此之故豈孟春新穀孟冬祈來年或不夙歟然既已孔夙矣豈方禝之祭四方稼畢之祭社神或有莫歟然既已不莫矣其敬恭如此明神宜無悔怒矣而不免於悔怒者此必有致之之故而曾不知其故也七章言羣工皆盡力救旱也從前章曾

不知其故而推言之曰豈羣工或不盡力歟當時諸臣雖饑饉之際職事散亂似乎無復紀統然其為憂早計者衆正為百官之長者計慮窮矣冢宰為衆官之長者形容病矣以及掌馬掌兵掌食之官左右侍御之臣何人不以周救民生為事無有委之天數以不能而遂止者夫其勞瘁如此則其致此者非羣工之罪矣仰天而訴其如我之憂何也此與上章宣王引咎之意見於言外矣八章與羣臣交勉以同天也前既雲漢將同此復有嘒其星則不雨者終不雨矣大夫君子雖精神已竭而昭假無遺然死亡近矣在我者不可不盡也爾其無棄成勞益求所以昭假者而勉之若此者非以為我亦以定衆正也蓋民安則大夫君子皆安未有民困而衆正定者也於是又仰天而呼曰何時而惠我以安乎蓋雖不敢邀天而終不忍絕望於天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

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續云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五嶽嵩為中嶽然毛傳云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鄭云四嶽者卿士之官主四嶽之祀堯時神農之後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然則

此詩所稱崧高維嶽非以崧為嶽也堯咨四嶽舜巡狩止于四嶽蓋是時尚無五嶽之稱也甫侯即穆王時作呂刑者之子孫也呂侯後為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書作呂蓋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故因申伯而並及之以其同為四嶽之后也介圭大圭也圭大尺二寸曰玠圭蓋王圭長三尺公桓圭長九寸侯伯七寸無尺二寸者惟為州牧則以王之介圭錫之故申伯韓侯皆有介圭此非朝會及諸侯相見所執也名公司空營築城郭司空之職也○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王者不私其外戚故詩中歷敘其功業德望以及天子眷顧之隆周人欣幸之意其深美申伯之賢能稱此封典者即所以美宣王也首章言其始生之異平日之功也山之英靈實產名賢故說生甫復生申以再鍾而愈奇也翰蕃宣功之已著者也維周之翰言能夾輔王室也四國于蕃言其保障侯國也四方于宣言其澤布百姓也蓋申伯入為

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以為封謝之基也二章敘封謝之事也申伯之先舊為諸侯故王以其亹亹勉進于德而使之繼其事而邑於謝以式於南邦所謂加地進爵也名伯定宅鄭重其事也世執其功謂申伯予孫世世常有其翰蕃宣之功也三章舉徹土田遷私人分封後之事而言之也因是謝人因其民居稠密遂以為都也庸城也作城所以建國也徹治也言治其井牧賦稅也徹土田以供祿食遷私人以紓內顧分封舊制皆於王命見其鄭重然徹土田則命名伯遷私人則但命傅御而已此又輕重之等也四章又舉築城建廟分封時之二大事言之也申伯之功名伯是營言凡廟營謝以封申伯之功皆名伯營之也名伯雖有司空之任然以天子元老重臣而親董其事此古今異數也如此異數必有功德乃能堪之非但元舅之親而已有儼其城謂謝故無城今創立之若寢廟則先宮室而成之矣寢廟成而望之藐藐

其深則就封有日矣故又錫之車馬以壯行色也五章述王命申伯之語也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擇重地以付之非漫與以國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侯圭之外別有大圭以為之寶非漫與以圭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則樹屏翰而懋蕃宣屬望殷矣此則圖居錫圭之意也毛傳云近已也鄭謂讀如彼已之子之己頒費詮解大率近語辭也猶言往矣王舅也六章王餞申伯之事也申伯信邁言君臣相得初不欲離至此始果行也餞於郿者孔氏云自鎬適申則道不經郿時宣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還南者從岐周南還於鎬然後適謝也謝于城歸猶言城歸于謝即首句信邁之意蓋眷戀天子黽勉辭去至此則果歸於謝矣及其歸謝也無復道路羈滯之苦蓋當名伯營謝之時業為治其土疆斂賦稅積餱糧以待之故廬市止宿委積有備遂無留行凡此皆王恩意所周匝也七章至謝而周人相慶也番番言其武勇也徒御

嘽嘽儀從甚盛也南藩得人則京師根本愈固故周
入喜曰汝今其良翰矣不顯申伯言申伯甚顯也文
武是憲則不徒元舅之戚而已上言番番則其武可
知矣然武非文不宣故又兼文武而言其全也八章
重言申伯之德以表作詩之意也柔惠而不能直則
近於詭隨矣柔惠而且直剛柔相資此所以文武是
憲也於揉者矯而正之之謂猶言治也治此萬邦四方
之國莫不聞其聲譽蓋其平日之樹立如此不獨入
謝而後聞也詩者工師所誦以為樂曲故曰作誦孔
碩者氣象博大也肆好者意味深長也吉甫自言其
詩則傳大風則深長豈妄作哉乃以贈申伯耳蓋必
如申伯而後不虛其詩古人作詩自愛自賞如此蓋
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快意之詩苟誦得其人則言
其中所欲言非匿情而順美故其旨易暢其辭易工
也使當之者稍有慚德則作之者必有愧詞方且格
格於喉吻間安能孔碩肆好也哉此子雲美新孟堅

銘憲所以有
媿於文詞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按國語稱樊仲山甫則是仲山甫為樊國之君樊邑在東都畿內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

祖祭故云出祖也○仲山甫不過城齊一出耳尹吉甫祖之揚厲德業遂成大篇此古今贈行第一好詩也篇中為仲山甫占地步處在將城齊一事全不入講僅於第七章末句輕點曰城彼東方而已以上則言保茲天子天子是若王躬是保袞職有闕皆冠冕鄭重若謂山甫重臣也自宜朝夕啟沃城齊瑣事不過偶以相煩耳故末以式遄其歸仲山甫永懷結之謂山甫身在東方心在王室而山甫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意已於言外見之矣大凡送人遠行詩不言行而言歸人出外詩不言外而言內皆題外波瀾也○首章以天生凡民之同以見山甫同中獨異也言天地間莫非物也有物必有當然之則與生俱來不可越也是乃民所秉執以為常道故於美德莫不好之而況天視有周周家先代昭明之德感格於天以保佑後之天子而篤生賢佐如仲山甫者乎蓋於秉彝之中而淑氣獨鍾所關於國家運會不小也二

章言其德也德之柔者患不能嘉是不過乎則者也
柔嘉之見於外者令儀令色是也柔嘉之徵於內者
小心翼翼是也古訓是式者以柔嘉為學問也威儀
是力者令儀令色勤而不懈以柔嘉為進修也上以
承順乎天子此柔嘉也下以宣布乎王命亦此柔嘉
也故柔嘉維則之道即五章所謂柔不茹剛不吐者
也朱紫陽曰人之資稟有以柔勝亦有以剛勝者如
范文正富鄭公是剛德勝者也如范忠宣范淳夫趙
清獻蘇子容是柔德勝者也但柔而非一於柔所謂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是也若夫進德之功則剛健不
息而已三章備言仲山甫之職也式是百辟冢宰之
任也王躬是保師傅之尊也北斗為天之喉舌王亦
有喉舌焉出將王命入而復之端揆之地絲綸之所
出入者也賦政于外六官之長布政於四方者也發
發以應之也蓋必有是全德而後命之全職也四章
言山甫之盡職也肅肅尊嚴之意王命即上章所謂

王命山甫也王命付托重大尊嚴惟山甫奉而行之邦國之政有順有否惟山甫明而辨之此其人非明且哲者不能也蓋天下惟達於事晰於理者禍患所不得而犯也人惟誤以巧趨詭避為明哲遂誤以偷生苟容為保身皆其平日視身大輕所以視富貴勢利大重視君父國家大無情惟君子視此身為君父國家社稷生靈所倚為安危存亡之身愛而寶之敬而守之不以富貴勢利損其真而虧其氣則誠之至也誠壹之至明哲生焉明哲則保身不待言矣故繼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人臣而以事一人為心此其所為明哲此其所以保身蓋于下智巧小人每足殺身而誠壹之君子乃可保身則以自謂智巧者皆天下之愚人惟誠惟壹乃可以稱明哲也是故不重其身者以其身為富貴之身則不足以保身重其身重者以其身為君父家國之身故足以保身然則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既明且哲之謂也功蓋天下而主不

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以保其身之謂也若夫揚雄之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此則讀明哲保身之詩以誤其身幷以誤天下後世者也五章言其遇人剛柔合宜也吐茹者取喻於食物而言也遇人之柔老則茹之遇人之剛者則吐之此常情也惟柔嘉之山甫不隨人以分剛柔故常不茹不吐惟不茹故不侮矜寡惟不吐故不畏彊禦自守既定則非見物而遷者也六章言其德之至可以格君也德非可以輕重言謂之輕者以其為人所固有隨人可舉然而鮮克舉者物有所蔽斯力有所虧也惟仲山甫才全力厚故能舉至重亦能舉至輕蓋舉至輕者難於舉重以如毛之小見有所不能及權有所不能設力有所不能施也惟能舉則愛之至矣愛者好德之本懷也愛而莫助愛之至也助生於所不足彼無不足我何能助既莫助矣而欲助之心猶不容已此其所以愛也德既能舉斯可以致用矣以己之德補

君之闕此格心之事而保茲天子之道也七章言山
甫出往城齊也重言四牡征夫八鸞者繪其車馬儀
從之盛點綴其行色也每懷靡及以惟恐弗勝任爲
懷所謂夙夜匪懈也城彼東方毛云去蒲姑而遷於
臨淄按史記世家齊大公封營丘五世胡公從蒲姑
子獻公徙臨淄但在夷王之時與此稍異然諸侯遷
都築城必稟王命天子親命重臣爲董其事諸侯不
敢擅也東遷以後天子若贅旒無復此制城邢城楚
丘出自方伯之命矣宣王當厲王失政之後能行大
典故全詩雖吉甫美仲山甫之詞而序以爲美宣王
蓋推作者之隱而言之也八章望其遄歸因以表作
詩之意也式遄其歸欲其畢事而歸也蓋每懷靡及
任事者之虛衷而式遄其歸好德者之顒望也穆如
清風自言其詩意味深長如清冷之風足以開人之
懷而暢人之志則以仲山甫身在東方心存王室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無時不以保王躬補王闕爲念故

以此清冷之風暢而慰之庶幾不至永懷以傷其心耳然前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古人誦美大臣功德旣不嫌自著其名字且復自讚自評賞心得意如此亦以其所贈之人足以不媿此詩所謂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

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交龍曰旂綏章者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簟茀漆簟以為車蔽約軝繁纓也毛云馬眉上飾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是也孔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上也鞃車軾中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鞹鞃則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幭幦幭字異而義同皆所以覆軾也玉藻云有羔幦鹿幦春官巾車犬幦紆幦皆以有毛之皮為之覆在軾上也鞗革轡首也以鞗皮為轡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也金厄以金為小環纏搤轡首也搤與厄同筍竹蒻也蒲始生水中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生噉之甘脆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蓋嫡妻有娣有姪二國之媵亦各有娣有姪則是一娶九女也貔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豹似虎其花如錢而小於虎又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借霧氣以成其文彩也赤豹毛赤而文黑也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其皮也○穆王之時荒服不朝夷王覲禮不明下堂而見諸侯厲王失政諸侯畔之故崧高之建國親諸侯此宣王中興曠典也韓奕之除喪入朝見天子而聽命嗣位尤中興曠典也故序皆曰美宣王也余以此推明作序者之意此亦春秋微旨也○首章言韓侯入朝而天子命之也梁山韓國之重鎮故美其山之貌奕奕謂之韓奕也韓爲周同姓武王之後也韓侯嗣位來朝受命而歸故詩人送之言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此以朝周者也言韓侯而及於梁山言梁山而及於禹甸詩人之波折委徐也王覲命之重其嗣服之始也以下

則親命之詞纘戎祖考謂其繼世為諸侯也無廢朕命警戒之詞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勤而能敬也能如是則無廢朕命矣故又勗之曰朕命既出不復改易苟四方之國有不來庭者汝則幹而正之以佐爾辟可也幹者使之畏威懷德不庭者皆來庭也佐指韓侯辟者宣王自謂也二章述王所錫之禮也首二句從韓侯覲時所乘之車馬言之也介圭二句韓侯所執之贄也淑旂綏章王所錫之旂簟茀錯衡王所錫之車玄袞赤舄王所錫之服鉤膺鏤鍚王所錫之馬而鞹鞃淺幭又屬之車鞗革金厄又屬之馬則言其備也凡此皆嗣服諸侯之禮也三章述王所餞之事顯父餞之王餞之也清酒五句燕之盛也路車乘馬餞行之時又從而錫之蓋殊恩也燕胥猶相燕也四章言韓侯既覲而親迎以歸也汾王者厲王奔彘之時在汾水之上遂謂之汾王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也蹶父周卿士厲王之壻姞其姓也韓侯迎止五句

言其親迎之盛也諸娣四句言韓姞來嫁之盛也不言韓姞而言諸娣之美又從韓侯一顧上點染生色此詩家趣致生動以閒冷為閙熱者也五章韓姞于歸也其實詩人專美韓侯耳今乃以美蹶父為女擇壻之能及韓國風土之饒韓姞從夫在韓之樂而美韓侯之意自在言外可謂巧於立說矣六章言王之委責于韓而勉其修職以終首章纘戎祖考幹不庭方之意也言韓城之溥大者召公昔日以燕衆營之也爾韓之先祖乃武王之子封之於此能因是百蠻而羈縻馴服之今王復錫韓侯以追貊諸夷奄受北方荒服之國而為之方伯其任重矣韓處北陲慮患宜詳實墉實壑以固其國實畝實籍以足其食且貢獻者諸夷所觀望也三獸之皮以其方物來供歲事所以表率追貊使之來享來王幹不庭方之功莫大於此故終以勉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

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永嘉陳氏曰淮之南北皆有夷徐州有夷淮北之夷也揚州有夷淮南之夷也江漢所伐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所由入之路矣常武所伐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境矣呂東萊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耳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爾雅彝卣罍註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故曰卣中尊也○六月采芑與江漢常武皆宣王征伐之事也然一列之變小雅一繫之變大雅者不獨詩之體裁與樂之廉肉豐殺微有區別乃其文詞則小雅詳贍大雅莊嚴且六月采芑為燕勞吉甫方叔之詩耳而常武江漢

一則天子錫土一則天子親征命題亦自有大小也○首章出師也前四句言兵勢順流也來求求其渠魁也後四句言軍容已整也來鋪陳師致討也匪安匪紓謂人心競勸不敢即安也即此精神鼓勵當出師之始已有吞淮夷之氣矣二章成功也經營可以告成蓋以謀勝非以力取也宣王之時北伐玁狁南征蠻荆淮夷又定矣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成功告于王也四方平則王國定矣時靡爭則王心寧矣此其所以告成也三章平淮之後疆理其地也式辟四句王命之詞也辟闢也徹疆土則式辟之事也甫平淮夷而即治其疆土似乎病民而急民矣然而匪病匪急也以徹法者王國一定之制所謂極也於是疆之以正其經界理之以分其土宇至於南海之遠而止言南海則淮夷之地盡矣四章因賞功而述祖德以勗之也召虎召穆公也召公則召康公也翼也句徧宣布也十日為句故曰徧也戎公謂爾功也言王以

平淮之事命虎徧治而宣布之蓋由文武之時汝祖召公實為楨榦汝今之功毋以為予一人之故也汝祖召公是似矣汝既開敏汝功則我當錫汝以祉矣蓋勉以先業而又期以後効也五章言錫祉之事而述其辭也釐以圭瓚秬鬯以供祭祀又告于文王之廟錫以山川土田者祭統所云賜爵禄必於大廟蓋所以榮之且示不敢專也且使王在鎬京而使召虎受命岐周如文武封康公禮以待之蓋岐周周室所由興召康公英爽之所憑藉故使之就之蓋古之勉勵臣子者無他惟動之以忠孝而已教之以孝乃所以教之忠也若曰此山川土田非吾之有吾祖文武之賜也而汝今日江漢之功亦非汝之功汝祖召公之教也使虎忠孝之心油然而生思所以不負召康公思所以不負文王武王則必不負宗社不負朝廷矣故虎當此時感恩圖報無以為地但稽首颺言以天子萬年致其區區祝頌之私然非區區祝頌所能

盡矣六章召虎受賜而拜祝也鄭箋云此虎答王命時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祖受成王命之詞如此則天子萬壽以下皆康公之語非召虎語矣豈不舛謬朱紫陽又謂四章策命之詞此章則虎作康公之詞蓋勒策命之文於廟器之上而銘其後也後儒沿之遂謂前之虎拜稽首者拜於文廟後之虎拜稽首者拜於家廟但從來豈有懸括功臣策命及廟器銘而可為詩者乎且豈有王言不答君命未拜而遽拜文廟者況方拜文廟旋拜家廟當時晝錫之榮後人何從見之憑空杜撰尤屬可笑不知三章王命召虎以下詩人述王言也四章王命召虎以下亦詩人述王言也其言未畢故以五章釐爾圭瓚六句終用錫爾秬之意虎聞王言而拜稽首曰天子萬年其語亦未畢故六章復以虎拜稽首接之皆一時對王祝頌之語故曰對揚王休蓋君勉臣以法祖臣祝君以萬年此賜言之體也古人文字典重質與

作天子賞功語郞似功臣策命作臣子祝頌語郞似鼎彝銘文紫陽因五章似策命遂疑其爲策命六章似鼎彝銘遂疑其爲鼎彝銘耳豈必眞有是事哉對揚王休謂聞王言而對答以宣揚王之休美也考成也謂王勉以召公是似又以先公待召公之禮待之故不爲召公作成以答王意乎作召公成謂召祖始之虎成之也於是復申前祝曰天子萬壽而又望其長享令聞且勉之以文德蓋忠臣愛君必祈以長久而告以所不足淮夷之役虎以武功事王而乃云矢此文德洽此四國蓋從出車設旟之後而欲進於干羽兩階之化也令聞不已此之謂乎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

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序曰召穆公美宣王也○淮夷悖遠負固其為周室之梗非一日矣當武王既崩同武庚管蔡以叛者此淮夷也既而同奄以叛者此淮夷也成王封伯禽之時又同徐夷以叛者此淮夷也穆王之世又同徐夷以伐西周至於河上者亦此淮夷也宣王即位既命召虎以平淮南之夷矣又命皇甫以討淮北又命程伯休父副之又自將以親征之自親征一出而夷平以來衰玩之氣忽如雷霆作驚日月重光矣此召公所以為詩志美而首之以赫赫明明也○首章親命大將也南仲見出車篇鄭云南仲文王時人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命將而言及其祖者表世功也冢宰以下六卿也大師而下三公也王命卿士大師皇父蓋皇父以六卿而兼三公也然十月之交幽王時亦有皇父豈與此皇父為兩人乎未可知也赫赫言王命將隆盛明明言其光顯也整六師謂親征也蓋宣王親征淮北而命大將皇父整修其戎

事師嚴器備既敬而不驕肆既戒而不妄殺所以惠
此南國而為時雨之師也二章策命副將也是時尹
吉甫掌王策命故王命尹氏策程伯休父為司馬蓋
皇父以六卿兼三公為大將而程伯休父以六卿副
之也程畿內邑伯爵休父其字也左右陳列謂左右
結隊而行也戒我師旅所以嚴紀律也率循也循彼
淮浦以淮水環繞於徐故環而視其要害也省此徐
土謂省視徐之土地以用師也兵宜神速師老無功
毒民妨農故不留不處則徐人三農之事可就緒也
命大將曰既敬既戒命副將曰不留不處師嚴而戢
師克而敏大哉王言行兵之道備是矣三章王師在
途徐人震驚也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言天子親征威
靈氣燄如此也雖以天子之威靈氣燄然必紆徐保
安而後作而動焉蓋其慎也夫用師者急則輕敵緩
則縱敵今匪急而紹匪緩而遊而徐方無不驛騷震
驚有如雷霆之作於上而如是之震驚者蓋用兵之

法攻其心奪其氣而已今之繹騷震驚徐夷之心已駭氣已奪矣四章王師至淮而無敵也震者其聲也怒者其色也闞怒貌虎之自怒虓然非激而使之然也鋪者盛陳其旅敦者厚集其勢仍執言其氣勢之大若就而執不費力也蓋極狀當時王怒於上將怒於下師徒衆盛屯集於淮浦之間其勢甚大執之而勞當時淮浦之上截然其不敢近則非徐夷之淮浦而王師之所也五章極言王師之所以制勝也嘽嘽衆言其盛也如飛六句是六韜中最精之語非深於兵者不能言之如飛如翰迅矯而疾速也如江如漢險阻而廣肆也如山之苞靜翕而難撼也如川之流動闞而莫禦也緜緜不絕首尾相應如環無端也翼翼不亂左右相輔如翅斯張也不測者出鬼入神人不得而知也不克者握奇據勢人不得而敗也此所以能洗濯徐國也六章歸功於天子也王之謀猶信實不欺非以詐力相尚也而徐方既附而來矣徐方

既集而同矣此雖諸臣之功而卽天子之功也蓋天
子無功天子之德乃其功也彼諸臣之功不過奉行
天子之德威而已向者玁狁蠻荆已服其罪矣獨玆
淮徐未附耳今四方皆平徐方之人稱臣來庭向化
不回則王師振旅而歸矣復何求哉蓋美不忘規慮
其狃勝而喜功故於卒章首言允塞終言旋歸亦猶
江漢矢其文德洽
此四國之意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
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

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
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
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
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
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梟與鴞異梟音枵鴞音驕梟不孝鳥也梟鳥食母猶獸中之獍能食父也蓋梟賊其親者也鴞攫鳥子而食賊及他人者鴟怪鳥鴞也鵂鶹也即墓門之有鴞萃止也○小雅正月之章刺幽王也但褒姒滅之一言止耳此篇反覆感嘆無非指摘褒姒者惟三章兼言婦寺五章則指介狄以動之蓋從古女寵未有不與宦豎相緣為奸者而夷狄之禍皆以女戎為亂者此他日所以有驪山之事也然當時設有正人在朝當不至此詩人所以痛憤於蟊賊而傷心於人之云亡也○首章言仰天而天不我惠我亦甚病而不寧矣且降此大厲使國人靡有所安至於士民皆病者皆由小人任事如蟊賊之害稼穡無有夷屆之日所以網罟之害至今不收亦無有夷瘳之日也塡病也夷平也屆止也言褒姒而先言蟊賊網罟者謂此幽王昏淫之所致也二章又以蟊賊網罟之害而痛言之前四句削奪之不當

後四句刑罰之不中也蓋網罟之害如此此小人所以為蟊賊也三章蓋言亂本也哲者足智多謀之謂男子而足智多謀此國家所賴也故足以成城若婦人安用哲為哉婦人而與男子之智謀必至倒持男子之威柄而用之朝廷之政出自宮幃之內國家從此多事矣故哲婦必至於傾城也此以言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妖冶既足以惑主智謀又足以要君使吾君惟言是聽則雖此懿美之哲婦而實則梟鴟也梟鴟之鳴足以禍人哲婦之言足以禍國一而已矣所以然者婦人長舌為亂之階也然則昊天所以不惠者豈降亂自昊天哉婦人亂之耳夫正人君子之言教我者也誨我者也若長舌婦人之言豈教豈誨哉捷給以蒙其奸飾辭以亂其實柔聲以售其巧是維婦人寺人而已言婦而兼及寺者小人女子乘人主之厭飽以為譏誣其智一也故寺人必倚宮掖以成內援而女謁亦必藉閹宦以與外政內外相蒙

此所以至於傾城也四章極言哲婦之害也婦人之惡能探人主之隱窮而究之以探人主之喜怒如鞫獄者必窮其原本而後已彼其窮之之意不過憤害與變忒二者而已彼始則譖人既而所譖不驗與其前言相背在他人或自咎曰此無所極之言吾之慝也彼則不咎其不極矣且曰此何足為慝乎蓋婦人憑寵恃智以謂吾言縱背君知之而必不我罪故敢於妄誕而不自以為慝也夫婦人之無與公事譬如君子之不治商賈也今賈物而有三倍之利君子識之此豈君子所宜哉婦人休其蠶織而有公事亦若是而已蓋古者王后皆以蠶織為事世婦奉繭以獻於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使繅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成而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也五章言天何以責王而見災乎神何以不福王而富之乎蓋以王將有夷狄之大禍捨之弗慮乃以予之讒言而忌

是不忌禍而忌福不忌寇賊而忌忠臣也夫天降不祥所以警王也王而弔之遇災知懼則不祥者反祥矣今不弔不祥淫荒於色顛倒威儀大不類於天子此雖褒姒為之厲階乎然亦當時無正人君子衮而輔之遂使蟊賊肆其網罟婦人憑其長舌使我邦國殄絕而瘁病也蓋女寵與奸人閹寺夷狄此四者皆陰類也一陰相召其類畢至寵一褒姒而奸人夷狄閹寺皆乘之以為亂可不畏哉六章因上章入之云亡而反覆嘆之言天之降此網罟也亦紛至而優多矣人之云亡也殄瘁之禍亦我心之所憂矣天之降此網罟也亦迫危而幾及矣人之云亡也殄絕之禍我心不僅憂而且悲矣七章觱沸泉湧出貌湧泉之源所由出者深猶我心之憂所從成者久也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我適當之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心藐藐不測雖極壞大亂之時無不可以鞏固者王能同天而無忝厥祖則雖無補於前而亦可式救

爾後蓋善後在於法祖而法祖可以回天忠臣惟不絶望於君所以不絶望於天故始曰昊天不惠猶望惠於天也繼曰亂匪降自天又曰天何以刺皆不欲委咎於天之辭也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苴水中浮草也棲苴謂旱歲之草枯槁無潤如苴之棲於木上也按苴有數種梅誕生云麻之有子者曰枲無子者曰苴又苴菜又苴杖以竹為之喪記註云苴者麤也言其貌若蒼苴也又苞苴謂藉也以果實相遺者裹而藉之已上皆音疽而此則水上浮草音茶也○板之詩序云凡伯刺厲王作也此與瞻卬二篇序皆稱凡伯刺幽王豈凡伯之子歟若出一人則自厲王末季越共和及宣王至幽王即位蓋七八十年凡伯已百餘歲矣然凡為周公之胤同姓世臣休戚共之故三詩皆極其

沉痛而此與瞻仰則辭更危意更悲蓋幽王之昏淫於厲王而驪山之禍亦甚於奔彘也○首章言旻天疾威於上故喪亂之降篤於下病我飢饉至於民盡流亡使內之居與在外之邊圉無不荒虛矣然其致此者小人也故下章及之二章言天之降此罪罟於民使民手足無措者亂不在外而在於內如蟊賊於祿亦在內而不在外也訌潰也蟊賊之人自為內潰方且昏亂其神志椓喪其精神而不思恪共其職業但相與潰潰為邪僻之行耳此其人豈可靖夷邦國哉而乃使之靖夷我邦其可乎三章臯臯頑慢訿訿謗毀也孔塡與瞻仰篇孔塡毛朱皆訓甚久不如以甚病訓之為妥蓋賢者憂時而病也言小人頑慢謗毀有玷於朝而王曾不知其玷至於憂國憂時之君子兢兢業業其心若有甚病而不戢即安者乃更見貶斥用者非賢而賢者不用則亦顛倒謬亂之極矣四章言民生憔悴如陸草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木

草之樓木而不濡其澤生意盡矣凡皆蟊賊昏椓之人傷其根殘其枝以至於此故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者也嚴華谷曰谷風有洸有潰怨也小旻是用不潰於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蓋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怨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其理一也五章俯仰今昔感慨情深若曰昔日之富豈若今日之病也而今日之病不意如兹之甚也彼賢奸之辨譬諸疏糲精稗區以別矣奈何不自替廢以避賢路顛使我愴怳無緒相引以長也蓋幽王之世賢奸倒置故詩人絕望於王而反致望於小人不能使君子登朝而但欲使小人退位明知君子不能去小人而尚冀小人之或避君子蓋無聊之思不必然之詞也時與是同兄與怳同六章頻與濱同崖也言亂之所以甚者以人皆昧於亂之所由始也譬如池水必自崖而注泉水必由內而涌池之竭也崖無水

以注之也而今也不云自涯泉之竭也內無水以涌之也而今也不云自內則蹙之甚者也如是而其害天下也亦甚溥矣我一人豈能獨免故又曰此豈不哉我躬乎非專爲身憂也乃深憂其害溥之極耳但誦此詩者不言如池之竭如泉之竭而曰池之竭矣泉之竭矣非比非賦吞吐含蓄意在言外費力詮註反失其旨朱子語錄云看詩不須索解只平地涵泳自得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如朱子此語斯眞能解詩者也七章言昔文武受命之日不自爲治也所用多賢不止召公一人然有如召公者能令先王日闢國百里而今也不然此吾所以傷心而長嘆也然今之人豈遂無故老舊臣乎此章無限苦情舉凡伯所不欲言不忍言者皆以於乎哀哉四字發之且始但言先王用召公以闢國而不言今日棄賢以蹙國然言闢國之故而蹙國之故不言而自見矣末但云有舊而不言用舊然言有舊而舊之當用亦不

待言而自見矣蓋詩人感嘆之意直露反淺含蓄乃深也至於瞻仰卒章歸以皇祖此詩卒章歸以召公瞻仰卒章望其救後此詩卒章告以有舊皆於大壞之後尚有不忍絕望之詞此則凡伯之厚也

周頌詮

頌之爲言容也治功成而頌聲作焉於[illegible][illegible]之形容也美盛德之形容而以成功告於神明其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後乎故其頌文武也不專頌文武而頌其主祭之曾孫若謂吾祖吾父之功德此不待頌而後見也今日者曾孫太平之福實吾祖吾父所詒燕焉有曾孫如是以纘服而承祀則吾祖吾父其亦庶幾無憾矣是故頌者廟中之詩也然有爲祀事而作者亦有因

祀事之後而弁及焉者訪落敬之小毖諸篇是也其詩謂之頌者其初雖非爲祀事而作既作之後大師樂工取而被之絃歌以告神明後世子孫遂襲而用焉其事不一然其旨和樂其辭肅穆其音雍容悠遠則一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矣夫取朱絲而練之以爲絃則聲濁取瑟底之竅而疏通之則聲遲一人唱之三人從而嘆之則其和寡聲濁而遲和者又寡此非極音也然其中有不盡之遺音焉蓋至文

無文至音無聲無文者文所不能盡無聲者聲所不能盡聲不能盡而其泠然之韻悠然之情令人尋繹於絲肉唱嘆之外低徊而不可窮故曰遺音也是以風雅諸詩作者以能盡爲工而頌詩作者又以不盡爲工此不獨絲肉唱嘆之道亦可因文詞以想見其大略也